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

【后晋纪一】 柔兆涪滩，一年。

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

天福元年（丙申，公元九三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吴徐知诰始建大元帅府，以幕职分判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部及盐铁。

丁未，唐主立子重美为雍王。

癸丑，唐主以千春节置酒，晋国长公主上寿毕，辞归晋阳。帝醉，曰：“何不且留？遽归，欲与石郎反邪！”石敬瑭闻之，益惧。

三月，丙午，以翰林学士、礼部侍郎马胤孙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胤孙性谨儒，中书事多凝滞，又罕接宾客，时人目为“三不开”，谓口、印、门也。

石敬瑭尽收其货之在洛阳及诸道者归晋阳，托言以助军费，人皆知其有异志。唐主夜与近臣从容语曰：“石郎于朕至亲，无可疑者；但流言不息，万一失欢，何

以解之？”皆不对。端明殿学士、给事中李崧退谓同僚吕琦曰：“吾辈受恩深厚，岂得自同众人，一概观望邪！计将安出？”琦曰：“河东若有异谋，必结契丹为援。契丹母以赞华在中国，屡求和亲，但求薊刺等未获，故和未成耳。今诚归薊刺等与之和，岁以礼币约直十馀万缗遗之，彼必欢然承命。如此，则河东虽欲陆梁，无能为矣。”崧曰：“此吾志也。然钱谷皆出三司，宜更与张相谋之。”遂告张延朗，延朗曰：“如学士计，不惟可以制河东，亦省边费之什九，计无便于此者。若主上听从，但责办于老夫，请于军财之外拮据以供之，他夕，二人密言于帝，帝大喜，称其忠，二人私草《遗契丹书》以俟命。

久之，帝以其谋告枢密直学士薛文遇，文遇对曰：“以天子之尊，屈身奉夷狄，不亦辱乎！又，虏若循故事求尚公主，何以拒之？”因诵戎昱《昭君诗》曰：“安危托妇人。”帝意遂变。一日，急召崧、琦至后楼，盛怒，责之曰：“卿辈皆知古今，欲佐人主致太平；今乃为谋如是！朕一女尚乳臭，卿欲弃之沙漠邪？且欲以养士之财输之虏庭，其意安在？”二人惧，汗流浹背，曰：“臣等志在竭愚以报国，非为虏计也，愿陛下察之。”拜谢无数，帝诟责不已。吕琦气竭，拜少止，帝曰：“吕琦强项，肯视朕为人主邪！”琦曰：“臣等为谋不臧，愿陛下治其罪，多拜可为！”帝怒稍解，止其拜，

各赐卮酒罢之，自是群臣不敢复言和亲之策。丁巳，以琦为御史中丞，盖疏之也。

吴徐知诰以其子副都统景通为太尉、副元帅，都统判官宋齐丘、行军司马徐玠为元帅府左、右司马。

闽主昶改元通文，立贤妃李氏为皇后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。

静江节度使、同平章事马希杲有善政，监军裴仁照譖之于楚王希范，言其收众心，希范疑之。夏，四月，汉将孙德威侵蒙、桂二州，希范命其弟武安节度副使希广权知军府事，自将步骑五千如桂州。希杲惧，其母华夫人逆希范于全义岭，谢曰：“希杲为治无状，致寇戎入境，烦殿下亲涉险阻，皆妾之罪也。愿削封邑，洒扫夜庭，以赎希杲罪。”希范曰：“吾久不见希杲，闻其治行尤异，故来省之，无它也。”汉兵自蒙州引去，徙希杲知朗州。

高从诲遣使奉笺于徐知诰，劝即帝位。

初，石敬瑭欲尝唐王之意，累表自陈羸疾，乞解兵柄，移他镇。帝与执政议从其请，移镇郢州。房嵩、李崧、吕琦等皆力谏，以为不可，帝犹豫久之。

五月，庚寅夜，李崧请急在外，薛文遇独直，帝与之议河东事，文遇曰：“谚有之：‘当道筑室，三年不成。’兹事断自圣志；群臣各为身谋，安肯尽言！以臣观之，河东移亦反，不移亦反，在旦暮耳，不若先事图

之。”先是，术者言国家今年应得贤佐，出奇谋，定天下。帝意文遇当之，闻其言，大喜，曰：“卿言殊豁吾意，成败吾决行之。”即为除目，付学士院使草制。辛卯，以敬瑭为天平节度使，以马军都指挥使、河阳节度使宋审虔为河东节度使。制出，两班闻呼敬瑭名，相顾失色。甲午，以建雄节使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，趣敬瑭之郢州。敬瑭疑惧，谋于将佐曰：“吾之再来河东也，主上面许终身不除代；今忽有是命，得非如今年千春节与公主所言乎？我不兴乱，朝廷发之，安能束手死于道路乎！今且发表称疾以观其意，若其宽我，我当事之；若加兵于我，我则改图耳。”幕僚段希尧极言拒之，敬瑭以其朴直，不责也。节度使判官华阴赵莹劝敬瑭赴郢州；观察判官平遥薛融曰：“融书生，不习军旅。都押牙刘知远曰：“明公久将兵，得士卒心；今据形胜之地，士马精强，若称兵传檄，帝业可成，奈何以一纸制书自投虎口乎！”掌书记洛阳桑维翰曰：“主上初即位，明公入朝，主上岂不知蛟龙不可纵之深渊邪？然卒以河东复授公，引乃天意假公以利器。明宗遗爱在人，主上以庶孽代之，群情不附。公明宗之爱婿，今主上以反逆见待，此非首谢可免，但力为自全之计。契丹主素与明宗约为兄弟，今部落近在云、应，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，万一有急，朝呼夕至，何患无成。”敬瑭意遂决。先是，朝廷疑敬瑭，以羽林将军宝鼎杨彦询为北京副留

守，敬瑭将举事，亦以情告之。彦询曰：“不知河东兵粮几何，能敌朝廷乎？”左右请杀彦询，敬瑭曰：“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，汝辈勿言也。”

戊戌，昭义节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。敬瑭表：“帝，养子，不应承祀，请传位许王。”帝手裂其表抵地，以诏答之曰：“卿于鄂王固非疏远，卫州之事，天下皆知；许王之言，何人肯信！”壬寅，制削夺敬瑭官爵。乙巳，以张敬达兼太原四面排陈使，河阳节度使张彦琪为马步军都指挥使，以安国节度使安审琦为马军都指挥使，以保义节度使相里金为步军都指挥使，以右监门上将军武廷翰为壕寨使。丙午，以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，以义武节度使杨光远为副部署。丁未，又以张敬达知太原行府事，以前彰武节度使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、排陈等使。光远既行，定州军乱，牙将千乘方太讨平之。

张敬达将后三万营于晋安乡，戊申，敬达奏西北先锋马军都指挥使安审信叛奔晋阳。审信，金全之弟子也，敬瑭与之有旧。先是，雄义都指挥使马邑安元信将所部六百余人戍代州，代州刺史张朗善遇之，元信密说朗曰：“吾观石令公长者，举事必成；公何不潜遣人通意，可以自全。”朗不从，由是互相猜忌。元信谋杀朗，不克，帅其众奔审信，审信遂帅麾下数百骑与元信掠百井奔晋阳。敬瑭谓元信曰：“汝见何利害，舍强而归弱？”对曰：“元信非知星识气，顾以人事决之耳。夫帝王所

以御天下，莫重于信。今主上失大信于令公，亲而贵者且不自保，况疏贱乎！其亡可翘足而待，何强之有！”敬瑭悦，委以军事。振武西北巡检使安重荣戍代北，帅步骑五百奔晋阳。重荣，朔州人也。以宋审虔为宁国节度使、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。

天雄节度使刘延皓恃后族之势，骄纵，夺人财产，减将士给赐，宴饮无度。捧圣都虞候张令昭因众心怨怒，谋以魏博应河东，癸丑未明，帅众攻牙城，克之；延皓脱身走，乱兵大掠。令昭奏：“延皓失于抚御，以致军乱；臣以抚安士卒，权领军府，乞赐旌节！”延皓至洛阳，唐主怒，命远贬；皇后为之请，六月，庚申，止削延皓官爵，归私第。

辛酉，吴太保、同平章事徐景迁以疾罢，以其弟景遂代为门下侍郎、参政事。

癸亥，唐主以张令昭为右千牛卫将军、权知天雄军计事。令昭以调发未集，且受新命。寻有诏徙齐州防御使，令昭托以士卒所留，实俟河东之成败。唐主遣使谕之，令昭杀使者。甲戌，以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为天雄四面行营招讨使、知魏博行府事，以张敬达充太原四面招讨使，以杨光远为副使。丙子，以西京留守李周为天雄军四面行营副招讨使。

石敬瑭之子右卫上将军重殷、皇城副使重裔闻敬瑭举兵，匿于民间井中。弟沂州都指挥使敬德杀其妻女而

逃，寻捕得，死狱中，从弟彰圣都指挥使敬威自杀。秋，七月，戊子，获重殷、重裔，诛之，并族所匿之家。

庚寅，楚王希范自桂州北还。

云州步军指挥使桑迁奏应州节度使尹晖逐云州节度使沙彦 旬，收其兵应河东。丁酉，彦 旬表迁谋叛应河东，引兵围子城。彦昫犯围走出西山，据雷公口，明日，收兵入城击乱兵，迁败走，军城复安。是日，尹晖执迁送洛阳，斩之。

丁未，范延光拔魏州，斩张令昭。诏悉诛其党七指挥。

张敬达发怀州彰圣军戍虎北口，其指挥使张万迪将五百骑奔河东，丙辰，诏尽诛其家。

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，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，且请以父礼事之，约事捷之日，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。刘知远谏曰：“称臣可矣，以父事之太过。厚以金帛赂之，自足致其兵，不必许以土田，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，悔之无及。”敬瑭不从。表至契丹，契丹主大喜，白其母曰：“儿比梦石郎遣使来，今果然，此天意也。”乃为复书，许俟仲秋倾国赴援。

八月，己未，以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，李周为宣武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

癸亥，应州言契丹三千骑攻城。张敬达筑长围以攻晋阳。石敬瑭以刘知远为马步都指挥使，安重荣、张万

迪降兵皆隶焉。知远用法无私，抚之如一，由是人无贰心。敬瑭亲乘城，坐卧矢石下，知远曰：“观敬达辈高垒深堑，欲为持久之计，无他奇策，不足虑也。愿明公四出间使，经略外事。守城至易，知远独能办之。”敬瑭执知远手，抚其背而赏之。

戊寅，以成德节度使董温琪为东北面副招讨使，以佐卢龙节度使赵德钧。

唐主使端明殿学士吕琦至河东行营犒军，杨光远谓琦曰：“愿附奏陛下，幸宽宵旰。贼若无援，旦夕当平；若引契丹，当纵之令入，可一战破也。”帝甚悦。帝闻契丹许石敬瑭以仲秋赴援，屡督张敬达急攻晋阳，不能下。每有营构，多值风雨，长围夏为水潦所坏，竟不能合，晋阳城中日窘，粮储浸乏。

九月，契丹主将五万骑，号三十万，自扬武谷而南，旌旗不绝五十馀里。代州刺史张朗、忻州刺史丁审琦婴城自守，虜骑过城下，亦不诱胁。审琦，洺州人也。辛丑，契丹主至晋阳，陈于汾北之虎北口。先遣人谓敬瑭曰：“吾欲今日即破贼可乎？”敬瑭遣人驰告曰：“南军甚厚，不可轻，请俟明日议战未晚也。”使者未至，契丹已与唐骑将高行周、符彦卿合战，敬瑭乃遣刘知远出兵助之。张敬达、杨光远、安审琦以步兵陈于城西北山下，契丹遣轻骑三千，不被甲，直犯其陈。唐兵见其羸，争逐之，至汾曲，契丹涉水而去。唐兵循岸而进，

契丹伏兵自东北起，冲唐兵断而为二，涉兵在北都多为契丹所杀，骑兵在后者引归晋陷寨。契丹纵兵乘之，唐兵大败，步兵死者近万人，骑兵独全。敬达等收馀众保晋安，契丹亦引兵归虎北口。敬瑭得唐降兵千馀人，刘知远劝敬瑭尽杀之。是夕，敬瑭出北门见契丹主，契丹主执敬瑭手，恨相见之晚。敬瑭问曰：“皇帝远来，士马疲倦，遽与唐战而大胜，何也？”契丹主曰：“始吾自北来，谓唐必断雁门诸路，伏兵险要，则吾不可得进矣。使人侦视，皆无之。吾是以长驱深入，知大事必济也。兵既相接，我气方锐，彼气方沮，若不乘此急击之，旷日持久，则胜负未可知矣。此吾所以亟战而胜，不可以劳逸常理论也。”敬瑭甚叹伏。壬寅，敬瑭引兵会契丹围晋安寨，置营于晋安之南，长百馀里，厚五十里，多设铃索吠犬，人跬步不能过。敬达等士卒犹五万人，马万匹，四顾无所之。甲辰，敬达遣使告败于唐，自是声问不复通。唐王大惧，遣彰圣都指挥使符彦饶将洛阳步骑兵屯河阳，诏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将魏州二万由青山趣榆次，卢龙节度使、东北面招讨使兼中书令北平王赵德钧将幽州兵由悄孤出契丹军后，耀州防御使潘环糺合西路戍兵由晋、绛两乳岭出慈、隰、共救晋安寨。契丹主移帐于柳林，游骑过石会关，不见唐兵。

丁未，唐主下诏亲征。雍正重美曰：“陛下目疾未平，未可远涉风沙；臣虽童稚，愿代陛下北行。”帝意

本不欲行，闻之颇悦。张延朗、刘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刘延朗皆劝帝行，帝不得已，戊申，发洛阳，谓卢文纪曰：“朕雅闻卿有相业，故排众议首用卿，今祸难如此，卿嘉谋皆安在乎？”文纪但拜谢，不能对。己酉，遣刘延朗监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军赴潞州，为大军后援。诸军自凤翔推戴以来，骄悍不为用，彦饶恐其为乱，不敢束之以法。

帝至河阳，心惮北行，召宰相、枢密使议进取方略，卢文纪希帝旨，言“国家根本、大半在河南。胡兵倏来忽往，不能久留；晋安大寨甚固，况已发三道兵救之。河阳天下津要，车驾宜留此镇抚南北，且遣近臣往督战，苟不能解围，进亦未晚。”张延朗欲因事令赵延寿得解枢务，因曰：“文纪言是也。”帝访于余人，无敢异言者。泽州刺史刘遂凝，郾之子也，潜自通于石敬瑭，表称车驾不可逾太行。帝议近臣可使北行者，张延朗与翰林学士须昌和凝等诣曰：“赵延寿父德钧以卢龙兵来赴难，宜遣延寿会之。”庚戌，遣枢密使、忠武节度使、随驾诸军都部署、兼侍中赵延寿将兵二万如潞州。辛亥，帝如怀州。以右神武统军康思立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，帅扈从骑兵赴团柏谷。思立，晋阳胡人也。帝以晋安为忧，问策于群臣，吏部侍郎永清龙敏请立李赞华为契丹主，令天雄、卢龙二镇分兵送之，自幽州趣西楼，朝廷露檄言之，契丹主必有内顾之忧，然后选募军中精

锐以击之，此亦解围之一策也。”帝深以为然，而执政恐其无成，议竟不决。帝忧沮形于神色，但日夕酣饮悲歌。群臣或劝其北行，则曰：“卿勿言，石郎使我心胆堕地！”

冬，十月，壬戌，诏大括天下将吏及民间马，又发民为兵，每七户出征夫一人，自备铠仗，谓之“义军”，期以十一月俱集，命陈州刺史郎万金教以战陈，用张延朗之谋也。凡得马二千馀匹，征夫五千人，实无益于用，而民间大扰。

初，赵德钧阴蓄异志，欲因乱取中原，自请救晋安寨；唐主命自飞狐踵契丹后，钞其部落，德钧请将银鞍契丹直三千骑，由土门路西入，帝许之。赵州刺史、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刘在明先将兵戍易州，德钧过易州，命在明以其众自随。在明，幽州人也。德钧至镇州，以董温琪领招讨副使，邀与偕行，又表称兵少，须合泽潞兵；乃自吴儿谷趣潞州，癸酉，至乱柳。时范延光受诏将部兵二万屯辽州，德钧又请与魏博军合；延光知德钧合诸军，志趣难测，表称魏博兵已入贼境，无容南行数百里与德钧合，乃止。

汉主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刘浚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浚，崇望之子也。

十一月，戊子以赵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，依前东北面行营招讨使。以赵延寿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使，以

翰林学士张 厉为判官。庚寅，以范延光为河东道东南面行营招讨使，以宣牙节度使、同平章事李周副之。辛卯，以刘延郎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副使。赵延寿遇赵德钧于西汤，悉以兵属德钧。唐主遣吕琦赐钧敕告，且犒军。德钧志在并范延光军，逗留不进，诏书屡趣之，德钧乃引兵北屯团柏谷口。

癸巳，吴主诏齐主徐知诰置百官，以金陵府为西都。

前坊州刺史刘景岩，延州人也，多财而喜侠，交结豪杰，家有丁夫兵仗，人报其强，势倾州县。彰武节度使杨汉章无政，失夷、夏心，会括马及义军，汉章帅步骑数千人将赴军期，阅之于野。景岩潜使人挠之曰：“契丹强盛，汝曹有去无归。”众惧，杀汉章，奉景岩为留后。唐主不获已，丁酉，以景岩为彰武留后。

契丹主谓石敬瑭曰：“吾三千里赴难，必有成功。观汝气貌识量，真中原之主也。吾欲立汝为天子。”敬瑭辞让数四，将吏复劝进，乃许之。契丹主作册书，命敬瑭为大晋皇帝，自解衣冠授之，筑坛于柳林。是日，即皇帝位。割幽、蓟、瀛、莫、涿、檀、顺、新、妫、儒、武、云、应、寰、朔、蔚十六州以与契丹，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。己亥，制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，大赦；敕命法制，皆遵明宗之旧。以节度判官赵莹为翰林学士承旨、户部侍郎、知河东军府事，掌书记桑维翰为翰林学士、礼部侍郎、权知枢密使事，观察判官薛融为侍御

史知杂事，节度推官白水窦贞固为翰林学士，军城都巡检使刘知远为侍卫军都指挥使，客将景延广为步军都指挥使。延广，陕州人也。立晋国长公主为皇后。契丹主虽军柳林，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，每日暝辄结束，以备仓猝遁逃，而赵德钧欲倚契丹取中国，至团柏逾月，按兵不战，去晋安才百里，声问不能相通。德钧累表为延寿求成德节度使，曰：“臣今远征，幽州势孤，欲使延寿在镇州，左右便于应接。”唐主曰：“延寿方击贼，何暇往镇州！俟贼平，当如所请。”德钧求之不已，唐主怒曰：“赵氏父子坚欲得镇州，何意也？苟能却胡寇，虽欲代吾位，吾亦甘心，若玩寇邀君，但恐犬兔俱毙耳。”德钧闻之，不悦。

闰月，赵延寿献契丹主所赐诏及甲马弓箭，诈云德钧遣使致书于契丹主，为唐结好，说令引兵归国；其实别为密书，厚以金帛赂契丹主，云：“若立己为帝，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，与契丹为兄弟之国；仍许石氏常镇河东。”契丹主自以深入敌境，晋安未下，德钧兵尚强，范延光在其东，又恐山北诸州邀其归路，欲许德钧之请。

帝闻之，大惧，亟使桑维翰见契丹主，说之曰：“大国举义兵以救孤危，一战而唐兵瓦解，退守一栅，食尽力穷。赵北平父子不忠不信，畏大国之强，且素蓄异志，按兵观变，非以死徇国之人，何足可畏，而信其诞亡之辞，贪豪末之利，弃垂成之功乎！且使晋得天下，

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，岂此小利之比乎！”契丹主曰：“尔见捕鼠者乎，不备之，犹或啮伤其手，况大敌乎！”对曰：“今大国已扼其喉，安能啮人乎！”契丹主曰：“吾非有渝前约也，但兵家权谋不得不尔。”对曰：“皇帝以信义救人之急，四海之人俱属耳目，奈何一旦二三其命，使大义不终！臣窃为皇帝不取也。”跪于帐前，自旦至暮，涕泣争之。契丹主乃从之，指帐前石谓德钧使者曰：“我已许石郎，此石烂，可改矣！”

龙敏谓前郑州防御李懿曰：“君，国之近亲，今社稷之危，翘足可待，君独无忧乎？”懿为言赵德钧必能破敌之状。敏曰：“我燕人也，知德钧之为人，怯而无谋，但于守城差长耳。况今内蓄奸谋，岂可恃乎！仆有狂策，但恐朝廷不肯为耳。今从驾兵尚万馀人，马近五千匹，若选精骑一千，使仆与郎万金将之，自介休山路，夜冒虏骑入晋安寨，但使其半得入，则事济矣。张敬达等陷于重围，不知朝廷声问，若知大军近在团柏，虽有铁障可冲陷，况虏骑乎！”懿以白唐主，唐主曰：“龙敏之志极壮，用之晚矣。”

丹州义军作乱，逐刺史康承询，承询奔鄜州。

晋安寨被围数月，高行周、符彦卿数引骑兵出战，众寡不敌，皆无功。刍粮俱竭，削1淘粪以饲马，马相啖，尾鬣皆秃，死则将士分食之，援兵竟不至。张敬达性刚，时谓之“张生铁。”杨光远、安审琦，劝敬达降

于契丹，敬达曰：“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，为元帅而败军，其罪已大，况降敌乎！今援兵旦暮至，且当俟之。必若力尽势穷，则诸军斩我首，携之出降，自求多福，未为晚也。”光远目审琦欲杀敬达，审琦未忍。高行周知光远欲图敬达，常引壮骑尾而卫之，敬达不知其故，谓人曰：“行周每踵余后，何意也？”行周乃不敢随之。诸将每旦集于招讨使营，甲子，高行周、符彦卿未至，光远乘其无备，斩敬达首，帅诸将上表降于契丹。契丹主素闻诸将名，皆慰劳，赐以裘帽，因戏之曰：“汝辈亦大恶汉，不用盐酪啖战马万匹！”光远等大惭。契丹主嘉张敬达之忠，命收葬而祭之，谓其下及晋诸将曰：“汝曹为人臣，当效敬达也。”时晋安寨马犹近五千，铠仗五万，契丹悉取以归其国，悉以唐之将卒授帝，语之曰：“勉事而主。”马军都指挥使康思立愤惋而死。帝以晋安已降，遣使谕诸州。代州刺史张朗斩其使；吕琦奉唐主诏劳北军，至忻州，遇晋使，亦斩之，谓刺史丁审琦曰：“虜过城下而不顾，其心可见，还日必无全理，不若早帅兵民自五台奔镇州。”将行，审琦悔之，闭牙城不从。州兵欲攻之，琦曰：“家国如此，何为复相屠灭！”乃帅州兵趣镇州，审琦遂降契丹。

契丹主谓帝曰：“桑维翰尽忠于汝，宜以为相。”丙寅，以赵莹为门下侍郎，桑维翰为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；维翰仍权知枢密使事。以杨光远为侍卫马步军都

指挥使，以刘知远为保义节度使、侍卫马步军都虞侯。帝与契丹主将引兵而南，欲留一子守河东，咨于契丹主，契丹主令帝尽出诸子，自择之。帝兄子重贵，父敬儒早卒，帝养以为子，貌类帝而短小，契丹主指之曰：“此大目者可也。”乃以重贵为北京留守、太原尹、河东节度使。契丹以其将高谟翰为前锋，与降卒偕进。丁卯，至团柏，与唐兵战，赵德钧、赵延寿先循，符彦饶、张彦琦、刘延朗、刘在明继之，士卒大溃，相腾践死者万计。

己巳，延朗、在明至怀州，唐主始知帝即位，杨光远降。众议以“天雄军府尚完，契丹秘惮山东，未敢南下，车驾宜幸魏州。”唐主以李崧素与范延光善，召崧谋之。薛文遇不知而继至，唐主怒，变色；崧蹊文遇足，文遇乃去。唐主曰：“我见此物肉颤，适几欲抽佩刀刺之。”崧曰：“文遇小人，浅谋国，刺之益丑。”崧因劝唐主南还，唐主从之。

洛阳闻北军败，众心大震，居人四出，逃窜山谷。门者请禁之，河南尹雍王重美曰：“国家多难，未能为百姓主，又禁其求生，徒增恶名耳；不若听其自便，事宁自还。”乃出令任从所适，众心差安。

壬申，唐主还至河阳，命诸将分守南、北城。张延朗请幸滑州，庶与魏博声势相接，唐主不能决。

赵德钧、赵延寿南奔潞州，唐败兵稍稍从之，其将

时赛帅卢龙轻骑东还渔阳。帝先遣昭义节度使高行周还具食，至城下，见德钧父子在城上，行周曰：“仆与大王乡曲，敢不忠告！城中无斗粟可宁，不若速迎车驾。”甲戌，帝与契丹主至潞州，德钧父子迎谒于高河，契丹主慰谕之，父子拜帝于马首，进曰：“别后安否？”帝不顾，亦不与之言。契丹主谓德钧曰：“汝在幽州所置银鞍契丹直何在？”德钧指示之，契丹主命尽杀之于西郊，凡三千人。遂琐德钧、延寿，送归其国。

德钧见述律太后，悉以所赉宝货并籍其田宅献之，太后问曰：“汝近者何为往太原？”德钧曰：“奉唐主之命。”太后指天曰：“汝从吾儿求为天子，何亡语邪！”又自指其心曰：“此不可欺也。”又曰：“吾儿将行，吾戒之云：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渝关，亟须引归，太原可救也。汝欲为天子，何不先击退吾儿，徐图亦未晚。汝为人臣，既负其主，不能击敌，又欲乘乱邀利，所为如此，何面目复求生乎？”德钧俯首不能对。又问：“器玩在此，田宅何在？”德钧曰：“在幽州。”太后曰：“幽州今属谁？”德钧曰：“属太后。”太后曰：“然则又何献焉？”德钧益惭。自是郁郁不多食，逾年而卒。张厉与延寿俱入契丹，契丹主复以为翰林学士。

帝将发上党，契丹主举酒属帝曰：“余远来徇义，今大事已成，我若南向，河南之人必大惊核；汝宜自引汉兵南下，人必不甚惧。我令太相温将五千骑卫送汝至

河梁，欲与之渡河者多少随意，余且留此，俟汝音闻，有急则下山救汝。若洛阳既定，吾即北返矣。”与帝执手相泣，久之不能别，解白貂裘以衣帝，赠良马二十匹，战马千二百匹，曰：“世世子孙勿相忘！”又曰：“刘知远、赵莹、桑维翰皆创业功臣，无大故，勿弃也。”

初，张敬达既出师，唐主遣左金吾大将军历山高汉筠守晋州。敬达死，建雄节度使田承肇帅众攻汉筠于府署，汉筠开门延承肇入，从容谓曰：“仆与公俱受朝寄，何相迫如此？”承肇曰：“欲奉公为节度使。”汉筠曰：“仆老矣，义不为乱首，死生惟公所处。”承肇目左右欲杀之，军士投刃于地曰：“高金吾累朝宿德，奈何害之！”承肇乃谢曰：“与公戏耳。”听汉筠归洛阳。帝遇诸涂，曰：“朕忧卿为乱兵所伤，今见卿甚喜。”

符彦饶、张彦琪至河阳，密言于唐主曰：“今胡兵大下，河水复浅，人心已离，此不可守。”丁丑，唐主命河阳节度使裴从简与赵州刺史刘在明守河阳南城，遂断浮梁，归洛阳。遣宦者秦继旻、皇城使李彦绅杀昭信节度使李赞华于其第。

己卯，帝至河阳，裴从简迎降，舟楫已具。彰圣军执刘在明以降，帝释之，使复其所。

唐主命马军都指挥使宋审虔、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、河阳节度使张彦琪、宣徽南院使刘延朗将千馀骑至白马阪行战地，有五十馀骑渡河奔于北军。诸将谓审虔曰：

“何地不可战，谁肯立于此？”乃还。庚辰，唐主又与四将议复向河阳，而将校皆已飞状迎帝。帝虑唐主西奔，遣契丹千骑扼澠池。辛巳，唐主与曹太后、刘皇后、雍王重美及宋审虔等携传国宝登玄武楼自焚，皇后积薪欲烧宫室，重美谏曰：“新天子至，必不露居，他日重劳民力；死而遗怨，将安用之！”乃止。王淑妃谓太后曰：“事急矣，宜且避匿，以俟姑夫。”太后曰：“吾子孙妇女一朝至此，何忍独生！妹自勉之。”淑妃乃与许王从益匿于球场，获免。是日晚，帝入洛阳，止于旧第。唐兵皆解甲待罪，帝慰而释之。帝命刘知远部署京城，知远分汉军使还营，馆契丹于天宫寺，城中肃然，无敢犯令。士民避乱窜匿者，数日皆还复业。

初，帝在河东，为唐朝所忌，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判三司张延朗不欲河东多蓄积，凡财赋应留使之外尽收取之，帝以是恨之。壬午，百官入见，独收延朗付御史台，馀皆谢恩。甲申，车驾入宫，大赦：“应中外官吏一切不问，惟贼臣张延朗、刘延皓、刘延朗奸邪贪猥，罪难容贷；中书侍郎、平章事马胤孙、枢密使房嵩、宣徽使李专美、河中节度使韩昭胤等，虽居重位，不务诡随，并释罪除名；中外臣僚先归顺者，委中书门下别加任使。”刘延皓匿于成门，数日，自经死。刘延朗将奔南山，捕得，杀之。斩张延朗；既而选三司使，难其人，帝甚悔之。

闽人闻唐主之亡，叹曰：“潞王之罪，天下未之闻也，将如吾君何！”

十二月，乙酉朔，帝如河阳，钱太相温及契丹兵归国。

追废唐主为庶人。

丁亥，以冯道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曹州刺史郑阮贪暴，指挥使石重立因乱杀之，族其家。

辛卯，以唐中书侍郎姚顛为刑部尚书。

初，朔方节度使张希崇为政有威信，民夷爱之，兴屯田以省漕运；在镇五年，求内徙，唐潞王以为静难节度使。帝与契丹修好，恐其复取灵武，癸巳，复以希崇为朔方节度使。

初，成德节度使董温琪贪暴，积货巨万，以牙内都虞侯平山秘琼为腹心。温琪与赵德钧俱没于契丹，琼尽杀温琪家人，瘞于一坎，而取其货，自称留后，表称军乱。

同州小校门鐸杀节度使杨汉宾，焚掠州城。

诏赠李赞华燕王，遣使送其丧归国。

张朗将其众入朝。

庚子，以唐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卢文纪为吏部尚书。以皇城使晋阳周瓌为大将军、充三司使；瓌辞曰：“臣自知才不称职，宁以避事见弃，犹胜冒宠获辜。”帝许

之。

帝闻平卢节度使房知温卒，遣天平节度使王建立将兵巡抚青州。

改兴唐府曰广晋府。

安远节度使卢文进闻帝为契丹所立，自以本契丹叛将，辛丑，弃镇奔吴。所过镇戍，召其主将，告之故，皆拜辞而退。

徐知诰以荆南节度使、太尉兼中书令李德诚、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周本位望隆重，欲使之帅众推戴，本曰：“我受先王大恩，自徐温父子用事，恨不能救杨氏之危，又使我为此，可乎！”其子弘祚强之，不得已与德诚帅诸将诣江都表吴主，陈知诰功德，请行册命；又诣金陵劝进。宋齐丘谓德诚之子建勋曰：“尊公，太祖元勋，今日扫地矣。”于是吴宫多妖，吴主曰：“吴祚其终乎！”左右曰：“此乃天意，非人事也。”高丽王建用兵击破新罗、百济，于是东夷诸国皆附之，有二京、六府、九节度、百二十郡。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一

【后晋纪二】起强圉作噩，尽著雍阏茂，凡二年。

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

天福二年（丁酉，公元九三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卯，日有食之。

诏以前北面招收指挥使安重荣为成德节度使，以秘琼为齐州防御使。遣引进使王景崇谕琼以利害。重荣与契丹将赵思温偕如镇州，琼不敢拒命。丙辰，重荣奏已视事。景崇，邢州人也。

契丹以幽州为南京。

李崧、吕琦逃匿于伊阙民间。帝以始镇河东，崧有力焉，德之；亦不责琦。乙丑，以琦为秘书监；丙寅，以崧为兵部侍郎、判户部。

初，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微时，有术士张生语之云：“必为将相。”延光既贵，信重之。延光尝梦蛇自脐入腹，以问张生，张生曰：“蛇者龙也，帝王之

兆。”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。唐潞王素与延光善，及赵德钧败，延光自辽州引兵还魏州，虽奉表请降，内不自安，以书潜结秘琼，欲与之为乱。琼受其书不报，延光恨之。琼将之齐，过魏境，延光欲灭口，且利其货，遣兵邀之于夏津，杀之。丁卯，延光奏称夏津捕盗兵误杀琼；帝不问。

戊寅，以李崧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充枢密使，桑维翰兼枢密使。时晋新得天下，藩镇多未服从；或虽服从，反仄不安。兵火之余，府库殫竭，民间困穷，而契丹征求无厌。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，卑辞厚礼以奉契丹，训卒缮兵以修武备，务农桑以实仓廩，通商贾以丰货财。数年之间，中国稍安。

吴太子璉纳齐王知诰女为妃。知诰始建太庙、社稷，改金陵为江宁府，牙城曰宫城，厅堂曰殿；以左、右司马宋齐丘、徐玠为左、右丞相，马步判官周宗、内枢判官黠人周廷玉为内枢使。自馀百官皆如吴朝之制。置骑兵八军，步兵九军。

二月，吴主以卢文进为宣武节度使，兼侍中。

戊子，吴主使宜阳王璩如西都，册命齐王；王受册，赦境内。册王妃曰王后。

吴越王元瓘之弟顺化节度使、同平章事元珣获罪于元瓘，废为庶人。

契丹主自上党归，过云州，大同节度使沙彦珣出迎，

契丹主留之，不使还镇。节度判官吴峦在城中，谓其众曰：“吾属礼义之俗，安可臣于夷狄乎！”众推峦领州事，闭城不受契丹之命，契丹攻之，不克。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金城郭崇威亦耻臣契丹，挺身南归。契丹主过新州，命威塞节度使翟璋敛犒军钱十万缗。初，契丹主阿保机强盛，室韦、奚、霫皆役属焉，奚王去诸苦契丹贪虐，帅其众西徙妫州，依刘仁恭父子，号西奚。去诸卒，子扫刺立。唐庄宗灭刘守光，赐扫刺姓李名绍威。绍威娶契丹逐不鲁之姊。逐不鲁获罪于契丹，奔绍威，绍威纳之；契丹怒，攻之，不克。绍威卒，子拽刺立。及契丹主德光自上党北还，拽刺迎降，时逐不鲁亦卒，契丹主曰：“汝诚无罪，扫刺、逐不鲁负我。”皆命发其骨，磔而扬之。诸奚畏契丹之虐，多逃叛。契丹主劳翟璋曰：“当为汝除代，令汝南归。”己亥，璋表乞征诣阙。既而契丹遣璋将兵讨叛奚、攻云州，有功，留不遣璋，璋郁郁而卒。张石厉自契丹逃归，为追骑所获，契丹主责之曰：“何故舍我去？”对曰：“臣华人，饮食衣服皆不与此同，生不如死，愿早就戮。”契丹主顾通事高彦英曰：“吾常戒汝善遇此人，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？若失之，安可复得邪！”答彦英而谢砺。砺事契丹主甚忠直，遇事辄言，无所隐避，契丹主甚重之。

初，吴越王鏐少子元王术数有军功，鏐赐之兵仗。及吴越王元瓘立，元王术为土客马步军都指挥使、静江

节度使，兼中书令，恃恩骄横，增置兵仗至数千，国人多附之。元瓘忌之，使人讽元王术请输兵仗，出判温州，元王术不从。铜官庙吏告元瓘遣亲信祷神，求主吴越江山；又为蜡丸从水窦出入，与兄元珣谋议。三月，戊午，元瓘遣使者召元王术宴宫中，既至，左右称元王术有刃坠于怀袖，即格杀之；并杀元珣。元瓘欲按诸将吏与元珣、元王术交通者，其子仁俊谏曰：“昔光武克王郎，曹公破袁绍，皆焚其书疏以安反侧，今宜效之。”元瓘从之。

或得唐潞王弩及髀骨献之，庚申，诏以王礼葬于徽陵南。

帝遣使诣蜀告即位，且叙姻好；蜀主复书，用敌国礼。

范延光聚卒缮兵，悉召巡内刺史集魏州，将作乱。会帝谋徙都大梁，桑维翰曰：“大梁北控燕、赵，南通江、淮，水陆都会，资用富饶。今延光反形已露，大梁距魏不过十驿，彼若有变，大军寻至，所谓疾雷不及掩耳也。”丙寅，下诏，托以洛阳漕运有阙，东巡汴州。

吴徐知诰立子景通为王太子，固辞不受。追尊考忠武王温曰太祖武王，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。壬申，更名诰。

庚辰，帝发洛阳，留前朔方节度使张从宾为东都巡检使。

汉主以疾愈，大赦。

交州将皎公羨杀安南节度使杨廷艺而代之。

夏，四月，丙戌，帝至汴州；丁亥，大赦。

吴越王元瓘复建国，如同光故事。丙申，赦境内，立其子弘僖为世子。以曹仲达、沈崧、皮光业为丞相，镇海节度判官林鼎掌教令。

丁酉，加宣武节度使杨光远兼侍中。

闽主作紫微宫，饰以水晶，土木之盛倍于宝皇宫。又遣使散诣诸州，伺人隐慝。

五月，吴徐诰用宋齐丘策，欲结契丹以取中国，遣使以美女、珍玩泛海修好，契丹主亦遣使报之。

丙辰，敕权署汴州牙城曰大宁宫。

壬申，进范延光爵临清郡王，以安其意。

追尊四代考妣为帝后。己卯，诏太社所藏唐室罪人首听亲旧收葬。初，武卫上将军娄继英尝事梁均王，为内诸司使，至是，请其首而葬之。

六月，吴诸道副都统徐景迁卒。

范延光素以军府之政委元随左都押牙孙锐，锐恃恩专横，符奏有不如意者，对延光手裂之。会延光病经旬，锐密召澶州刺史冯晖，与之合谋逼延光反；延光亦思张生之言，遂从之。甲午，六宅使张言奉使魏州还，言延光反状；义成节度使符彦饶奏延光遣兵渡河，焚草市；诏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、昭信节度使白奉进将千五百骑屯

白马津以备之。奉进，云州人也。丁酉，以东都巡检使张从宾为魏府西南面都部署。戊戌，遣侍卫都军使杨光远将步骑一万屯滑州。己亥，遣护圣都指挥使杜重威将兵屯卫州。重威，朔州人也，尚帝妹乐平长公主。范延光以冯晖为都部署，孙锐为兵马都监，将步骑二万循河西抵黎阳口。辛丑，杨光远奏引兵逾胡梁渡。

以翰林学士、礼部侍郎和凝为端明殿学士。凝署其门，不通宾客。前耀州团练推官襄邑张谊致书于凝，以为“切近之职为天子耳目，宜知四方利病，奈何拒绝宾客！虽安身为便，如负国何！”凝奇之，荐于桑维翰，未几，除左拾遗。谊上言：“北狄有援立之功，宜外敦信好，内谨边备，不可自逸，以启戎心。”帝深然之。

契丹攻云州，半岁不能下。吴峦遣使间道奉表求救，帝为之致书契丹主请之，契丹主乃命翟璋解围去。帝召峦归，以为武宁节度副使。

丁未，以侍卫使光远为魏府四面都部署，张从宾为副部署兼诸军都虞侯，昭义节度使高行周将本军屯相州，为魏府西面都部署。军士郭威旧隶刘知远，当从杨光远北征，白知远乞留。人问其故，威曰：“杨公有奸诈之才，无英雄之气，得我何用？能用我者其刘公乎！”

诏张从宾发河南兵数千人击范延光。延光使人诱从宾，从宾遂与之同反，杀皇子河阳节度使重信，使上将军张继祚知河阳留后。继祚，全义之子也。从宾又引兵

入洛阳，杀皇子权东都留守重义，以东都副留守、都巡检使张延播知河南府事。从宾取内库钱帛以赏部兵，留守判官李遐不与，兵众杀之。从宾引兵东扼汜水关，将逼汴州。诏奉国都指挥使侯益帅益兵五千会杜重威讨张从宾；又诏宣徽使刘处让自黎阳分兵讨之。时羽檄纵横，从官在大梁者无不恟惧，独桑维翰从容指画军事，神色自若，接对宾客，不改常度，众心差安。

方士言于闽主，云有白龙夜见螺峰；闽主作白龙寺。时百役繁兴，用度不足，闽主谓吏部侍郎、判三司候官蔡守蒙曰：“闻有司除官皆受赂，有诸？”对曰：“浮言无足信也。”闽主曰：“朕知之久矣，今以委卿，择贤而授，不肖及罔冒者勿拒，第令纳赂，籍而献之。”守蒙素廉，以为不可；闽主怒，守蒙惧而从之。自是除官但以货多寡为差。闽主又以空名堂牒使医工陈究卖官于外，专务聚敛，无有盈仄。又诏民有隐年者杖背，隐口者死，逃亡者族。果菜鸡豚，皆重征之。

秋，七月，张从宾攻汜水，杀巡检使宋廷浩。帝戎服，严轻骑，将奔晋阳以避之。桑维翰叩头苦谏曰：“贼锋虽盛，势不能久，请少待之，不可轻动。”帝乃止。范延光遣使以蜡丸招诱失职者，右武卫上将军娄继英、右卫大将军尹晖在大梁，温韬之子延浚、延沼、延袞居许州，皆应之。延光令延浚兄弟取许州，聚徒已及千人。继英、晖事泄，皆出走，壬子，敕以延光奸谋，

诬污忠良，自今获延光谍人，赏获者，杀谍人，禁蜡书，勿以闻。晖将奔吴，为人所杀。继英奔许州，依温氏。忠武节度使苾从简盛为之备，延浚等不得发，欲杀继英以自明，延沼止之，遂同奔张从宾。继英知其谋，劝从宾执三温，皆斩之。

白奉进在滑州，军士有夜掠者，捕之，获五人；其三隶奉进，其二隶符彦饶，奉进皆斩之；彦饶以其不先白己，甚怒。明日，奉进从数骑诣彦饶谢，彦饶曰：“军中各有部分，奈何取滑州军士并斩之，殊无客主之义乎！”奉进曰：“军士犯法，何有彼我！仆已引咎谢公，而公怒不解，岂非欲与延光同反邪！”拂衣而起，彦饶不留；帐下甲士大噪，擒奉进，杀之。从骑走出，大呼于外，诸军争擐甲操兵，喧噪不可禁止。奉国左厢都指挥使马万惶惑不知所为，帅步兵欲从乱，遇右厢都指挥使卢顺密帅部出营，厉声谓万曰：“符公擅杀白公，必与魏城通谋。此去行宫才二百里，吾辈及军士家属皆在大梁，奈何不思报国，乃欲助乱，自求族灭乎！今日当共擒符公，送天子，立大功。军士从命者赏，违命者诛，勿复疑也！”万部兵尚有呼跃者，顺密杀数人，众莫敢动。万不得已从之，与奉国都虞侯方太等共攻牙城，执彦饶，令太部送大梁。甲寅，敕斩彦饶于班荆馆，其兄弟皆不问。

杨光远自白皋引兵趣滑州，士卒闻滑州乱，欲推光

远为主。光远曰：“天子岂汝辈贩弄之物！晋阳之降出于穷迫，今若改图，真反贼也！”其下乃不敢言。时魏、孟、滑三镇继叛，人情大震，帝问计于刘知远，对曰：“帝者之兴，自有天命。陛下昔在晋阳，粮不支五日，俄成大业。今天下已定，内有劲兵，北结强虏，鼠辈何能为乎！愿陛下抚将相以恩，臣请戢士卒以威；恩威兼著，京邑自安，本根深固，则枝叶不伤矣。”知远乃严设科禁，宿卫诸军无敢犯者。有军士盗纸钱一幞，主者擒之，左右请释之，知远曰：“吾诛其情，不计其直。”竟杀之。由是众皆畏服。乙卯，以杨光远为魏府行营都招讨使、兼知行府事，以昭义节度使高行周为河南尹、东京留守，以杜重威为昭义节度使、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以侯益为河阳节度使。帝以渭州奏事皆马万为首，擢万为义成节度使。丙辰，以卢顺密为果州团练使，方太为赵州刺史；既而知皆顺密之功也，更以顺密为昭义留后。冯晖、孙锐引兵至六明镇，光远引之渡河，半渡而击之，晖、锐众大败，多溺死，斩首三千级，晖、锐走还魏。杜重威、侯益引兵至汜水，遇张从宾众万余人，与战，俘斩殆尽，遂克汜水。从宾走，乘马渡河，溺死。获其党张延播、继祚、娄继英，送大梁，斩之，灭其族。史馆修撰李涛上言，张全义有再造洛邑之功，乞免其族，乃止诛继祚妻子。涛，回之族曾孙也。

诏东都留守司百官悉赴行在。

杨光远奏知博州张晖举城降。

安州威和指挥使王晖闻范延光作乱，杀安远节度使周瑰，自领军府，欲俟延光胜则附之，败则渡江奔吴。帝遣右领军上将军李金全将千骑如安州巡检，许赦王晖以为唐州刺史。

范延光知事不济，归罪于孙锐而族之，遣使奉表待罪，戊寅，杨光远以闻，帝不许。

吴同平章事王令谋如金陵劝徐浩受禅，诰让不受。

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恐王晖奔吴，遣行军司马张朏将兵会复州兵于要路邀之。晖大掠安州，将奔吴，部将胡进杀之。八月，癸巳，以状闻。李金全至安州，将士之预于乱者数百人，金全说谕，悉遣诣阙；既而闻指挥使武彦和等数十人挟贿甚多，伏兵于野，执而斩之。彦和且死，呼曰：“王晖首恶，天子犹赦之；我辈胁从，何罪乎！”帝虽知金全之情，掩而不问。

吴历阳公濛知吴将亡，甲午，杀守卫军使王宏。宏子勒兵攻濛，濛射杀之。以德胜节度使周本吴之勋旧，引二骑诣庐州，欲依之。本闻濛至，将见之，其子弘祚固谏，本怒曰：“我家郎君来，何为不使我见！”弘祚合扉不听本出，使人执濛于外，送江都。徐浩遣使称诏杀濛于采石，追废为悖逆庶人，绝属籍。侍卫军使郭惊杀濛妻子于和州，诰归罪于惊，贬池州。

乙巳，赦张从宾、符彦饶、王晖之党，未伏诛者皆

不问。

梁、唐以来，士民奉使及俘掠在契丹者，悉遣使赎还其家。

吴司徒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内枢使、忠武节度使王令谋老病无齿，或劝之致仕，令谋曰：“齐王大事未毕，吾何敢自安！”疾亟，力劝徐诰受禅。是月，吴主下诏，禅位于齐。李德诚等复诣金陵帅百官劝进，宋齐丘不署表。九月，癸丑，令谋卒。

甲寅，以李金全为安远节度使。

娄继英未及葬梁均王而诛死，诏梁故臣右卫上将军安崇阮与王故妃郭氏葬之。

丙寅，吴主命江夏王璘奉玺绶于齐。冬，十月，甲申，齐王诰即皇帝位于金陵，大赦，改元升元，国号唐。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。乙酉，遣右丞相玠奉册诣吴主，称受禅老臣诰谨拜稽首上皇帝尊号曰高尚思玄弘古让皇，宫室、乘舆、服御皆如故，宗庙、正朔、徽章、服色悉从吴制。丁亥，立徐知证为江王，徐知谔为饶王。以吴太子璉领平卢节度使、兼中书令，封弘农公。

唐主宴群臣于天泉阁，李德诚曰：“陛下应天顺人，惟宋齐丘不乐。”因出齐丘止德诚劝进书，唐主执书不视，曰：“子嵩三十年旧交，必不相负。”齐丘顿首谢。己丑，唐主表让皇改东都宫殿名，皆取于仙经。让皇常服羽衣，习辟穀术。辛卯，吴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

降爵为公，而加官增邑。丙申，以吴同平章事张延翰及门下侍郎张居咏、中书侍郎李建勋并同平章事。让皇以唐主上表，致书辞之；唐主表谢而不改。丁酉，加宋齐丘大司徒。齐丘虽为左丞相，不预政事，心愠怼，闻制词云“布衣之交”，抗声曰：“臣为布衣时，陛下为刺史；今日为天子，可不用老臣矣。”还家请罪，唐主手诏谢之，亦不改命。久之，齐丘不知所出，乃更上书请迁让皇于它州，及斥远吴太琫，绝其婚；唐主不从。乙巳，立王后宋氏为皇后。戊申，以诸道都统、判元帅府事景通为诸道副元帅、判六军诸卫事、太尉、尚书令、吴王。

闽主命其弟威武节度使继恭上表告嗣位于晋，且请置邸于都下。

十一月，乙卯，唐吴王景通更名璟。唐主赐杨画家杨琏妃号永兴公主；妃闻人呼公主则流涕而辞。戊午，唐主立其子景遂为吉王，景达为寿阳公；以景遂为侍中、东都留守、江都尹，帅留司百官赴东都。

戊辰，诏加吴越王元瓘天下兵马副元帅，进封吴越国王。

安远节度使李金全以亲吏胡汉筠为中门使，军府事一以委之。汉筠贪滑残忍，聚敛无厌。帝闻之，以廉吏贾仁沼代之，且召汉筠，欲授以它职，庶保全功臣。汉筠大惧，始劝金全以异谋。乙亥，金全表汉筠病，未任

行。金全故人庞令图屡谏曰：“仁沼忠义之士，以代汉筠，所益多矣。”汉筠夜遣壮士逾垣灭令图之族，又毒仁沼，舌烂而卒。汉筠与推官张纬相结，以谄惑金全，金全爱之弥笃。

十二月戊申，蜀大赦，改明年元曰明德。

诏加马希范江南诸道都统，制置武平、静江等军事。是岁，契丹改元会同，国号大辽，公卿庶官皆仿中国，参用中国人，以赵延寿为枢密使，寻兼政事令。

天福三年（戊戌，公元九三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酉，日有食之。

唐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吴，愧恨而卒。

丙寅，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参判尚书都省。

蜀主以武信节度使、同平章事张业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枢密使，武泰节度使王处回兼武信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

二月，庚辰，左散骑常侍张允上《驳赦论》，以为：“帝王遇天灾多肆赦，谓之修德。借有二人坐狱遇赦，则曲者幸免，直者衔冤，冤气升闻，乃所以致灾，非所以弭灾也。”诏褒之。帝乐闻说言，诏百官各上封事，命使部尚书梁文矩等十人置详定院以考之，无取者留中，可者行之。数月，应诏都无十人，乙未，复降御札趣之。

三月，丁丑，敕禁民作铜器。初，唐世天下铸钱有

三十六冶，丧乱以来，皆废绝，钱日益耗，民多销钱为铜器，故禁之。

中书舍人李详上疏，以为“十年以来，赦令屡降，诸道职掌皆许推恩，而藩方荐论动逾数百，乃至藏典、书吏、优伶、奴仆，初命则至银青阶，被服皆紫袍象笏，名器僭滥，贵贱不分。请自今诸道主兵将校之外，节度州听奏朱记大将以上十人，他州止听奏都押牙、都虞候、孔目官，自馀但委本道量迁职名而已。”从之。

夏，四月，甲申，唐宋齐丘自陈丞相不应不豫政事，唐主答以省署未备。

吴让皇固辞旧宫，屡请徙居；李德诚等亦亟以为言。五月，戊午，唐主改润州牙城为丹杨宫，以李建勋为迎奉让皇使。

杨光远自恃拥重兵，颇干预朝政，屡有抗奏，帝常屈意从之。庚申，以其子承祚为左威卫将军，尚帝女长安公主，次子承信亦拜美官，宠冠当时。

壬戌，唐主以左宣威副统军王舆为镇海留后，客省使公孙圭为监军使，亲吏马思让为丹杨宫使，徙让皇居丹杨宫。宋齐丘复自陈为左右所间，唐主大怒；齐丘归第，白衣待罪。或曰：“齐丘旧臣，不宜以小过弃之。”唐主曰：“齐丘有才，不识大体。”乃命吴王璟持手诏召之。

六月，壬午，或献毒酒方于唐主，唐主曰：“犯吾

法者自有常刑，安用此为！”群臣争请改府寺州县名有吴及杨者，留守判官杨嗣请更姓羊，徐玠曰：“陛下自应天顺人，事非逆取，而谄邪之人专事改更，咸非急务，不可从也。”唐主然之。

河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阳宫。丙戌，左谏议大夫薛融谏曰：“今宫室虽经焚毁，犹侈于帝尧之茅茨；所费虽寡，犹多于汉文之露台。况魏城未下，公私困窘，诚非陛下修宫馆之日；请俟海内平宁，营之未晚。”上纳其言，仍赐诏褒之。

己丑，金部郎中经铸奏：“窃见乡村浮户，非不勤稼穡，非不乐安居，但以种木未盈十年，垦田未及三顷，似成生业，已为县司收供徭役，责之重赋，威以严刑，故不免捐功舍业，更思他适。乞自今民垦田及五顷以上，三年外乃听县司徭役。”从之。

秋，七月，中书奏：“朝代虽殊，条制无异。请委官取明宗及清泰时敕，详定可久行者编次之。”己酉，诏左谏议大夫薛融等详定。

辛酉，敕作受命宝，以“受天明命，惟德允昌”为文。

八月，帝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，戊寅，以冯道为太后册礼使，左仆射刘煦为契丹主册礼使，备卤簿、仪仗、车辂，诣契丹行礼；契丹主大悦。帝事契丹甚谨，奉表称臣，谓契丹主为“父皇帝”；每契丹使至，帝于

别殿拜受诏敕。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，吉凶庆吊，岁时赠遗，玩好珍异，相继于道。乃至应天太后、元帅太子、伟王、南、北二王、韩延徽、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遗。小不如意，辄来责让，帝常卑辞谢之。晋使者至契丹，契丹骄倨，多不逊语。使者还，以闻，朝野咸以为耻，而帝事之曾无倦意，以是终帝之世，与契丹无隙。然所输金帛不过数县租赋，往往托以民困，不能满数。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，但令为书称“儿皇帝”，如家人礼。

初，契丹主既得幽州，命曰南京，以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。思温子延照在晋，帝以为祁州刺史。思温密令延照言虜情终变，请以幽州内附；帝不许。

契丹遣使诣唐，宋齐丘劝唐主厚贿之，俟至淮北，潜遣人杀之，欲以间晋。

壬午，杨光远奏前澶州刺史冯晖自广晋城中出战，因来降，言范延光食尽穷困；己丑，以晖为义成节度使。杨光远攻广晋，岁馀不下，帝以师老民疲，遣内职朱宪入城谕范延光，许移大籓，曰：“若降而杀汝，白日在上，吾无以享国。”延光谓节度副使李式曰：“主上重信，云不死则不死矣。”乃撤守备，然犹迁延未决。宣徽南院使刘处让复入谕之，延光意乃决。九月，乙巳朔，杨光远送延光二子守图、守英诣大梁。己酉，延光遣牙将奉表待罪。壬子，诏书至广晋，延光帅其众素服于牙

门，使者宣诏释之，朱宪，汴州人也。

契丹遣使如洛阳，取赵延寿妻唐燕国长公主以归。

壬戌，唐太府卿赵可封请唐主复姓李，立唐宗庙。

庚午，杨光远表乞入朝；命刘处让权知天雄军府事。

己巳，制以范延光为天平节度使，仍赐铁券，应广晋城中将吏军民今日以前罪皆释不问；其张从宾、符彦饶馀党及自官军逃叛入城者，亦释之。延光腹心将佐李式、孙汉威、薛霸皆除防御、团练使、刺史，牙兵皆升为侍卫亲军。初，河阳行军司马李彦珣，邢州人也，父母在乡里，未尝供馈。后与张从宾同反，从宾败，奔广晋，范延光以为步军都监，使登城拒守。杨光远访获其母，置城下以招之，彦珣引弓射杀其母。延光既降，帝以彦珣为坊州刺史。近臣言彦珣杀母，杀母恶逆不可赦；帝曰：“赦令已行，不可改也。”乃遣之官。

臣光曰：治国家者固不可无信。然彦珣之恶，三灵所不容，晋高祖赦其叛君之愆，治其杀母之罪，何损于信哉！

辛未，以杨光远为天雄节度使。

冬，十月，戊寅，契丹遣使奉宝册，加帝尊号曰英武明义皇帝。

帝以大梁舟车所会，便于漕运，丙辰，建东京于汴州，复以汴州为开封府，以东都为西京，以西都为晋昌军节度。帝遣兵部尚书王权使契丹谢尊号，权自以累世

将相，耻之，谓人曰：“吾老矣，安能向穹庐屈膝！”乃辞以老疾。帝怒，戊子，权坐停官。

初，郭崇韬既死，宰相罕有兼枢密使者。帝即位，桑维翰、李崧兼之，宣徽使刘处让及宦官皆不悦。杨光远围广晋，处让数以军事衔命往来，光远奏请多逾分，帝常依违，维翰独以法裁折之。光远对处让有不平语，处让曰：“是皆执政之意。”光远由是怨执政。范延光降，光远密表论执政过失；帝知其故而不得已，加维翰兵部尚书，崧工部尚书，皆罢其枢密使；以处让为枢密使。

太常奏：“今建东京，而宗庙、社稷皆在西京，请迁置大梁。”敕旨：“且仍旧。”

戊戌，大赦。

杨延艺故将吴权自爱州举兵攻皎公羨于交州，公羨遣使以赂求救于汉。汉主欲乘其乱而取之，以其子万王弘操为静海节度使，徙封交王，将兵救公羨，汉主自将屯于海门，为之声援。汉主问策于崇文使萧益，益曰：“今霖雨积旬，海道险远，吴权桀黠，未可轻也。大军当持重，多用乡导，然后可进。”不听。命弘操帅战舰自白藤江趣交州。权已杀公羨，据交州，引兵逆战，先于海口多植大木弋，锐其首，冒之以铁，遣轻舟乘潮挑战而伪遁，弘操逐之，须臾潮落，汉舰皆碍铁杙不得返，汉兵大败，士卒覆溺者太半；弘操死，汉主恸哭，收馀

众而还。先是，著作佐郎侯融劝汉主弭兵息民，至是以兵不振，追咎融，剖棺暴其尸。益，仿之孙也。

楚顺贤夫人彭氏卒。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，楚王希范惮之；既卒，希范始纵声色，为长夜之饮，内外无别。有商人妻美，希范杀其夫而夺之，妻誓不辱，自经死。

河决郢州。

十一月，范延光自郢州入朝。

丙午，以闽主昶为闽国王，以左散骑常侍卢损为册礼使，赐昶赭袍。戊申，以威武节度使王继恭为临海郡王。闽主闻之，遣进奏官林恩白执政，以既袭帝号，辞册命及使者。闽谏议大夫黄讽以闽主淫暴，与妻子辞诀入谏，闽主欲杖之，讽曰：“臣若迷国不忠，死亦无怨；直谏被杖，臣不受也。”闽主怒，黜为民。

帝患天雄节度使杨光远跋扈难制，桑维翰请分天雄之众，加光远太尉、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。光远由是怨望，密以赂自诉于契丹，养部曲千余人，常蓄异志。辛亥，建鄴都于广晋府，置彰德军于相州，以澶、卫隶之；置永清军于贝州，以博、冀隶之。澶州旧治顿丘，帝虑契丹为后世之患，遣前淄州刺史汲人刘继勋徙澶州跨德胜津，并顿丘徙焉。以河南尹高行周为广晋尹、鄴都留守，贝州防御使王廷胤为彰德节度使，右神武统军王周为永清节度使。廷胤，处存之孙；周，鄴都人也。

范延光屡请致仕，甲寅，诏以太子太师致仕，居于大梁，每预宴会，与群臣无异。延光之反也，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从，戊午，以景为耀州团练使。

癸亥，敕听公私自铸铜钱，无得杂以铅铁，每十钱重一两，以“天福无宝”为文。仍令盐铁颁下模范，惟禁私作铜器。

立右金吾卫上将军重贵为郑王，充开封尹。

庚辰，敕先许公私铸钱，虑铜难得，听轻重从便，但勿令缺漏。

辛丑，吴让皇卒。唐王废朝二十七日，追谥曰睿皇帝。是岁，唐主徙吴王璟为齐王。

凤翔节度使李从 严，厚文士而薄武人，爱农民而严士卒，由是将士怨之。会发兵戍西边，既出郊，作乱，突门入城，剽掠于市。从 严发帐下兵击之，乱兵东走，欲自诉于朝廷，至华州，镇国节度使太原张彦泽邀击，尽诛之。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二

【后晋纪三】起屠维大渊献，尽重光赤奋若，凡三年。

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中

天福四年（己亥，公元九三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亥，以澶州防御使太原张从恩为枢密副使。

朔方节度使张希崇卒，羌胡寇钞，无复畏惮。甲寅，以义成节度使冯晖为朔方节度使。党项酋长拓跋彦超最为强大，晖至，彦超入贺，晖厚遇之，因为于城中治第，丰其服玩，留之不遣，封内遂安。

唐群臣江王知证等累表请唐主复姓李，立唐宗庙，乙丑，唐主许之。群臣又请上尊号，唐主曰：“尊号虚美，且非古。”遂不受。其后子孙皆踵其法，不受尊号，又不以外戚辅政，宦者不得预事，皆他国所不及也。

二月，乙亥，改太祖庙号曰义祖。己卯，唐主为李

氏考妣发哀，与皇后斩衰居庐，如初丧礼，朝夕临凡五十四日。江王知证、饶王知谔请亦服斩衰；不许。李建勋之妻广德长公主假衰经，入哭尽哀，如父母之丧。

辛巳，诏国事委齐王璟详决，惟军旅以闻。庚寅，唐主更名昝。诏百官议二祚合享礼。辛卯，宋齐丘等议以义祖居七室之东。唐主命居高祖于西室，太宗次之，义祖又次之，皆为不祧之主。群臣言：“义祖诸侯，不宜与高祖、太宗同享，请于太庙正殿后别建庙祀之。”帝曰：“吾自幼托身义祖，向非义祖有功于吴，朕安能启此中兴之业？”群臣乃不敢言。唐主欲祖吴王恪，或曰：“恪诛死，不若祖郑王无懿。”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，以吴王孙祐有功，祐子峴为宰相，遂祖吴王，云自峴五世至父荣。其名率皆有司所撰。唐主又以历十九帝、三百年，疑十世太少。有司曰：“三十年为世，陛下生于文德，已五十年矣。”遂从之。

卢损至福州，闽主称疾不见，命弟继恭主之。遗其礼部员外郎郑元弼奉继恭表随损入贡。闽主不礼于损，有士人林省邹私谓损曰：“吾主不事其君，不爱其亲，不恤其民，不敬其神，不睦其邻，不礼其宾，其能久乎！余将僧服而北逃，会相见于上国耳。”

三月，庚戌，唐主追尊吴王恪为定宗孝静皇帝，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庙号及谥。

己未，诏归德节度使刘知远、忠武节度使杜重威并

加同平章事。知远自以有佐命功，重威起于外戚，无大功，耻与之同制。制下数日，杜门四表辞不受。帝怒，谓赵莹曰：“重威，朕之妹夫，知远虽有功，何得坚拒制命！可落军权，令归私第！”莹拜请曰：“陛下昔在晋阳，兵不过五千，为唐兵十馀万所攻，危于朝露，非知远心如铁石，岂能成大业！奈何以小过弃之，窃恐此语外闻，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。”帝意乃解，命端明殿学士和凝诣知远第谕旨，知远惶恐，起受命。

寻州戍将王彦忠据怀远城叛，上遣供奉官齐延祚往招谕之；彦忠降，延祚杀之。上怒曰：“朕践祚以来，未尝失信于人，彦忠已输仗出迎，延祚何得擅杀之！”除延祚名，重杖配流，议者犹以为延祚不应免死。

辛酉，册回鹘可汗仁美为奉化可汗。

夏，四月，唐江王徐知证等请亦姓李；不许。

辛巳，唐主祀南郊；癸未，大赦。

梁太祖以来，军国大政，天子多与崇政、枢密使议，宰相受成命，行制敕，讲典故，治文事而已。帝惩唐明宗之世安重诲专横，故即位之初，但命桑维翰兼枢密使。及刘处让为枢密使，奏对多不称旨，会处让遭母丧，甲申，废枢密院，以印付中书，院事皆委宰相分判。以副使张从恩为宣徽使，直学士、仓部郎中司徒诩、工部郎中颜衎并罢守本官。然勋臣近习不知大体，习于故事，每欲复之。

帝以唐之大臣除名在两京者皆贫悴，复以李专美为赞善大夫，丙戌，以韩昭胤为兵部尚书，马胤孙为太子宾客，房嵩为右骁卫大将军，并致仕。闽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、户部尚书延望才名，巫者林兴与延武有怨，托鬼神语云：“延武、延望将为变。”闽主不复诘，使兴帅壮士就第杀之，并其五子。闽主用陈守元言，作三清殿于禁中，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大帝、天尊、老君像，昼夜作乐，焚香祷祀，求神丹。政无大小，皆林兴传宝皇命决之。

戊申，加楚王希范天策上将军，赐印，听开府置官属。

辛亥，唐徙吉王景遂为寿王，立寿阳公景达为宣城王。

乙卯，唐镇海节度使兼中书令梁怀王徐知谔卒。

唐人迁让皇之族于泰州，号永宁宫，防卫甚严。康化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珙称疾，罢归永宁宫。乙丑，以平卢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珪为康化节度使；珪固辞，请终丧，从之。

唐主将立齐王璟为太子，固辞；乃以为诸道兵马大元帅、判六军诸卫、守太尉、录尚书事、升、扬二州牧。

闽判六军诸卫建王继严得土心，闽主忌之，六月，罢其兵柄，更名继裕；以弟继镛判六军，去诸卫字。林兴诈觉，流泉州。望气者言宫中有灾，乙未，闽主徙居

长春宫。

秋，七月，庚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出于行伍，性粗率，恃勇骄暴，每谓人曰：“今世天子，兵强马壮则为之耳。”府廨有幡竿高数十尺，尝挟弓矢谓左右曰：“我能中竿上龙首者，必有天命。”一发中之，以是益自负。帝之遣重荣代秘琼也，戒之曰：“琼不受代，当别除汝一镇，勿以力取，恐为患滋深。”重荣由是以帝为怯，谓人曰：“秘琼匹夫耳，天子尚畏之，况我以将相之重，士马之众乎！”每所奏请多逾分，为执政所可否，意愤愤不快，乃聚亡命，市战马，有飞扬之志。帝知之，义武节度使皇甫遇与重荣姻家，甲辰，徙遇为昭义节度使。

乙巳，闽北宫火，焚宫殿殆尽。

戊申，薛融等上所定编敕，行之。

丙辰，敕：“先令天下公私铸钱，今私钱多用铅锡，小弱缺薄，宜皆禁之，专令官司自铸。”

西京留守杨光远疏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桑维翰迁除不公及营邸肆于两都，与民争利；帝不得已，闰月，壬申，出维翰为彰德节度使兼侍中。

初，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子威，避王都之难，亡在契丹，至是，义武缺帅，契丹主遣使来言，“请使威袭父土地，如我朝之法。”帝辞以“中国之法必自刺史、团练、防御序迁乃至节度使，请遣威至此，渐加进用。”

契丹主怒，复遣使来言曰：“尔自节度使为天子，亦有阶级邪！”帝恐其滋蔓不已，厚赂契丹，且请以处直兄孙彰德节度使廷胤为义武节度使以厌其意。契丹怒稍解。

初，闽惠宗以太祖元从为拱宸、按鹤都，及康宗立，更募壮士二千人为腹心，号宸卫都，禄赐皆厚于二都；或言二都怨望，将作乱，闽主欲分隶漳、泉二州，二都益怒。闽主好为长夜之饮，强群臣酒，醉则令左右伺其过失；从弟继隆醉失礼，斩之。屡以猜怒诛宗室，叔父左仆射、同平章事延羲阳为狂愚以避祸，闽主赐以道士服，置武夷山中；寻复召还，幽于私第。闽主数侮拱宸、控鹤军使永泰朱文进、光山连重遇，二人怨之。会北宫火，求贼不获；闽主命重遇将内外营兵扫除馀烬，日役万人，士卒甚苦之。又疑重遇知纵火之谋，欲诛之；内学士陈郟私告重遇。辛巳夜，重遇入直，帅二都兵焚长春宫以攻闽主，使人迎延羲于瓦砾中，呼万岁；复召外营兵共攻闽主；独宸卫都拒战，闽主乃与李后如宸卫都。比明，乱兵焚宸卫都，宸卫都战败，馀众千馀人奉闽主及李后出北关，至梧桐岭，众稍逃散。延羲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继业将兵追之，及于村舍；闽主素善射，引弓杀数人。俄而追兵云集，闽主知不免，投弓谓继业曰：“卿臣节安在！”继业曰：“君无君德，臣安有臣节！新君，叔父也，旧君，昆弟也，孰亲孰疏？”闽主不复言。继业与之俱还，至陀庄，饮以酒，醉而缢之，并李

后及诸子、王继恭皆死。宸卫馀众奔吴越。延羲自称威武节度使、闽国王，更名曦，改元永隆，赦系囚，颁赉中外。以宸卫弑闽主赴于邻国；谥闽主曰圣神英睿文明广武应道大弘孝皇帝，庙号康宗。遣商人间道奉表称籓于晋；然其在国，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。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为司空兼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连重遇之攻康宗也，陈守元在宫中，易服将逃，兵人杀之。重遇执蔡守蒙，数以卖官之罪而斩之。闽王曦既立，遣使诛林兴于泉州。

河决亳州。

八月，辛丑，以冯道守司徒兼侍中。壬寅，诏中书知印止委上相，由是事无巨细，悉委于道。帝尝访以军谋，对曰：“征伐大事，在圣心独断。臣书生，惟知谨守历代成规而已。”帝以为然。道尝称疾求退，帝使郑王重贵诣第省之，曰：“来日不出，朕当亲往。”道乃出视事。当时宠遇，群臣无与为比。

己酉，以吴越王元璟为天下兵马元帅。

黔南巡内溪州刺史彭士愁引蒋、锦州蛮万余人寇辰、澧州，焚掠镇戍，遣使乞师于蜀；蜀主以道远，不许。九月，辛未，楚王希范命左静江指挥使刘勍、决胜指挥使廖匡齐帅衡山兵五千讨之。

癸未，以唐许王从益为郇国公，奉唐祀。从益尚幼，李后养从益于宫中，奉王淑妃如事母。

冬，十月，庚戌，闽康宗所遣使者郑元弼至大梁。康宗遗执政书曰：“闽国一从兴运，久历年华，见北辰之帝座频移，致东海之风帆多阻。”又求用敌国礼致书往来。帝怒其不逊，壬子，诏却其贡物及福、建诸州纲运，并令元弼及进奏官林恩部送速归。兵部员外郎李知损上言：“王昶僭慢，宜执留使者，籍没其货。”乃下元弼、恩狱。

吴越恭穆夫人马氏卒。夫人，雄武节度使綽之女也。初，武肃王鏐禁中外畜声妓，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馀无子，夫人为之请于鏐，鏐喜曰：“吾家祭祀，汝实主之。”乃听元璟纳妾。鹿氏，生弘僖、弘侗；许氏，生弘佐；吴氏，生弘俶；众妾生弘堪，弘亿、弘仪、弘偓、弘仰、弘信；夫人抚视慈爱如一。常置银鹿于帐前，坐诸儿于上而弄之。

十一月，戊子，契丹遣其臣遥折来使，遂如吴越。

楚王希范始开天策府，置护军都尉、领军司马等官，以诸弟及将校为之。又以幕僚拓跋恒、李弘皋、廖匡图、徐仲雅等十八人为学士。

刘勅等进攻溪州，彭士愁兵败，弃州走保山寨；石崖四绝，勅为梯栈上围之。廖匡齐战死，楚王希范遣吊其母，其母不哭，谓使者曰：“廖氏三百口受王温饱之赐，举族效死，未足以报，况一子乎！愿王无以为念。”王以其母为贤，厚恤其家。

十二月，丙戌，禁勑造佛寺。

闽王作新宫，徙居之。

是岁，汉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赵光裔言于汉主曰：“自马后崩，未尝通使于楚，亲邻旧好，不可忘也。”因荐谏议大夫李纾可以将命，汉主从之；楚亦遣使报聘。光裔相汉二十馀年，府库充实，边境无虞。及卒，汉主复以其子翰林学士承旨、尚书左丞损为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天福五年（庚子，公元九四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帝引见闽使郑元弼等。元弼曰：“王昶蛮夷之君，不知礼义，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，恶言不足怒。臣将命无状，愿伏鈇钺以赎昶罪。”帝怜之，辛未，诏释元弼等。

楚刘勑等因大风，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，士愁帅麾下逃入奖、锦深山，乙未，遣其子师鬻帅诸酋长纳溪、锦、奖三州印，请降于楚。

二月，庚戌，北都留守、同平章事安彦威入朝，上曰：“吾所重者信与义。昔契丹以义救我，我今以信报之；闻其征求不已，公能屈节奉之，深称朕意。”对曰：“陛下以苍生之故，犹卑辞厚币以事之，臣何屈节之有！”上悦。刘勑引兵还长沙。楚王希范徙溪州于便地，表彭士愁为溪州刺史，以刘勑为锦州刺史；自是群蛮服于楚。希范自谓伏波之后，以铜五千斤铸柱，高丈二尺，入地

六尺，铭誓状于上，立之溪州。

唐康化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琏谒平陵还，一夕，大醉，卒于舟中，唐主追封谥曰弘农靖王。

闽王曦既立，骄淫苛虐，猜忌宗族，多寻旧怨。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数以书谏之，曦怒，复书骂之；遣亲吏业翹监建州军，教练使杜汉崇监南镇军，二人争捃延政阴事告于曦，由是兄弟积相猜恨。一日，翹与延政议事不叶，翹诃之曰：“公反邪！”延政怒，欲斩翹；翹奔南镇，延政发兵就攻之，败其戍兵。翹、汉崇奔福州，西鄙戍兵皆溃。

二月，曦遣统军使潘师逵、吴行真将兵四万击延政。师逵军于建州城西，行真军于城南，皆阻水置营，焚城外庐舍。延政求救于吴越，壬戌，吴越王元瓘遣宁国节度使、同平章事仰仁诜、内都监使薛万忠将兵四万救之，丞相林鼎谏，不听。三月，戊辰，师逵分兵三千，遣都军使蔡弘裔将之出战，延政遣其将林汉彻等败之于茶山，斩首千馀级。

安彦威、王建立皆请致仕；不许。辛未，以归德节度使、侍卫马步都指挥使、同平章事刘知远为鄴都留守，徙彦威为归德节度使，加兼侍中。癸酉，徙建立为昭义节度使，进爵韩王；以建立辽州人，割辽、沁二州隶昭义。徙建雄节度使李德瓌为北都留守。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同平章事安从进恃其险固，阴蓄异谋，擅邀取湖南贡物，

招纳亡命，增广甲卒；元随都押牙王令谦、押牙潘知麟谏，皆杀之。及王建立徙潞州，帝使问之曰：“朕虚青州以待卿，卿有意则降制。”从进对曰：“若移青州置汉南，臣即赴镇。”帝亦不之责。

丁丑，王延政募敢死士千余人，夜涉水，潜入潘师逵垒，因风纵火，城上鼓噪以应之，战棹都头建安陈诲杀师逵，其众皆溃。戊寅，引兵欲攻吴行真寨，建人未涉水，行真及将士弃营走，死者万人。延政乘胜取永平、顺昌二城。自是建州之兵始盛。

夏，四月，蜀太保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赵季良请与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毋昭裔，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张业分判三司，癸卯，蜀主命季良判户部，昭裔判盐铁，业判度支。

庚戌，以前横海节度使马全节为安远节度使。

甲子，吴越孝献世子弘僖卒。

吴越仰仁诤等兵至建州，王延政以福州兵已败去，奉牛酒犒之，请班师；仁诤等不从，营于城之西北。延政惧，复遣使乞师于闽王。闽王以泉州刺史王继业为行营都统，将兵二万救之；且移书责吴越，遣轻兵绝吴越粮道。会久雨，吴越军食尽，五月，延政遣兵出击，大破之，俘斩以万计。癸未，仁诤等遁。

胡汉筠既违诏命不诣阙，又闻贾仁沼二子欲诉诸朝；及除马全节镇安州代李金全，汉筠给金全曰：“进奏吏

遣人倍道来言，朝廷俟公受代，即按贾仁沼死状，以为必有异图。”金全大惧。汉筠因说金全拒命，自归于唐；金全从之。丙戌，帝闻金全叛，命马全节以汴、洛、汝、郑、单、宋、陈、蔡、曹、濮、申、唐之兵讨之，以保大节度使安审晖为之副。审晖，审琦之兄也。李金全遣推官张纬奉表请降于唐，唐主遣鄂州屯营使李承裕、段处恭将兵三千逆之。

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闽，和闽王曦及王延政。六月，延政遣牙将及女奴持誓书及香炉至福州，与曦盟于宣陵。然兄弟相猜恨犹如故。

癸卯，唐李承裕等引兵至安州。是夕，李金全将麾下数百人诣唐军，妓妾资财皆为承裕所夺，承裕入据安州。甲辰，马全节自应山进军大化镇，与承裕战于城南，大破之。承裕掠安州南走，全节入安州。丙午，安审晖追败唐兵于黄花谷，段处恭战死。丁未，审晖又败唐兵于云梦泽中，虏承裕及其众。唐将张建崇据云梦桥拒战，审晖乃还。马全节斩承裕及其众千五百人于城下，送监军杜光业等五百七人于大梁。上曰：“此曹何罪！”皆赐马及器服而归之。初，卢文进之奔吴也，唐主命祖全恩将兵逆之，戒无入安州城，陈于城外。俟文进出，殿之以归，无得剽掠。及李承裕逆李金全，戒之如全恩；承裕贪剽掠，与晋兵战而败，死亡四千人。唐主惋恨累日，自以戒敕之不熟也。杜光业等至唐，唐主以其违命

而败，不受，复送于淮北，遗帝书曰：“边校贪功，乘便据垒。”又曰：“军法朝章，彼此不可。”帝复遣之归，使者将自桐墟济淮，唐主遣战舰拒之，乃还。帝悉授唐诸将官，以其士卒为显义都，命旧将刘康领之。

巨光曰：违命者，将也，士卒从将之令者也，又何罪乎！受而戮其将以谢敌，吊士卒而抚之，斯可矣，何必弃民以资敌国乎！

唐主使宦者祭庐山，还，劳之曰：“卿此行甚精洁。”宦者曰：“臣自奉诏，蔬食至今。”唐主曰：“卿某处市鱼为羹，某日市肉为羹，何为蔬食？”宦者惭服。仓吏岁终献羡馀万馀石，唐主曰：“出纳有数，苟非培民刻军，安得羡馀邪！”

秋，七月，闽主曦城福州西郭以备建人。又度民为僧，民避重赋多为僧，凡度万一千人。

乙丑，帝赐郑元弼等帛，遣归。李金全之叛也，安州马步副都指挥使桑干、威和指挥使王万金、成彦温不从而死，马步都指挥使庞守荣谄其愚，以徇金全之意。己巳，诏赠贾仁沼及桑干等官，遣使诛守荣于安州。李金全至金陵，唐主待之甚薄。

丁巳，唐主立齐王璟为太子，兼大元帅，录尚书事。太子太师致仕范延光请归河阳私第，帝许之。延光重载而行。西京留守杨光远兼领河阳，利其货，且虑为子孙之患，奏：“延光叛臣，不家汴、洛而就外藩，恐

其逃逸入敌国，宜早除之！”帝不许。光远请敕延光居西京，从之。光远使其子承贵以甲士围其第，逼令自杀。延光曰：“天子在上，赐我铁券，许以不死，尔父子何得如此？”己未，承贵以白刃驱延光上马，至浮梁，挤于河。光远奏云自赴水死，帝知其故，惮光远之强，不敢诘；为延光辍朝，赠太师。

唐齐王璟固辞太子；九月，乙丑，唐主许之，诏中外致笺如太子礼。

丁卯，以翰林学士承旨、户部侍郎和凝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己巳，鄴都留守刘知远入朝。

辛未，李崧奏：“诸州仓粮，于计帐之外所馀颇多。”上曰：“法外税民，罪同枉法。仓吏特贷其死，各痛惩之。”

翰林学士李澣，轻薄，多酒失，上恶之，丙子，罢翰林学士，并其职于中书舍人，澣，涛之弟也。

杨光远入朝，帝欲徙之它镇，谓光远曰：“围魏之役，卿左右皆有功，尚未之赏，今当各除一州以荣之。”因以其将校数人为刺史。甲申，徙光远为平卢节度使，进爵东平王。

冬，十月，丁酉，加吴越王元瓘天下兵马都元帅，尚书令。

壬寅，唐大赦，诏中外奏章无得言“睿”、“圣”，

犯者以不敬论。

术士孙智永以四星聚斗，分野有灾，劝唐主巡东都，乙巳，唐主命齐王璟监国。光政副使、太仆少卿陈觉以私憾奏泰州刺史褚仁规贪残；丙午，罢仁规为扈驾都部署，觉始用事。庚戌，唐主发金陵；甲寅，至江都。

闽王曦因商人奉表自理；十一月，甲申，以曦为威武节度使，兼中书令，封闽国王。

唐主欲遂居江都，以水冻，漕运不给，乃还；十二月，丙申，至金陵。

唐右仆射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张延翰卒。

是岁，汉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赵损卒；以宁远节度使南昌王定保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不逾年亦卒。

初，帝割雁门之北以赂契丹，由是吐谷浑皆属契丹，苦其贪虐，思归中国；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复诱之，于是吐谷浑帅部落千馀帐自五台来奔。契丹大怒，遣使让帝以招纳叛人。

天福六年（辛丑，公元九四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寅，帝遣供奉官张澄将兵二千索吐谷浑在并、镇、忻、代四州山谷者，逐之使还故土。

王延政城建州，周二十里，请于闽王曦，欲以建州为威武军，自为节度使。曦以威武军福州也，乃以建州为镇安军，以延政为节度使，封富沙王；延政改镇安曰镇武而称之。

二月，壬辰，作浮梁于德胜口。

彰义节度使张彦泽欲杀其子，掌书记张式素为彦泽所厚，谏止之。彦泽怒，射之；左右素恶式，从而谗之，式惧，谢病去，彦泽遣兵追之，式至邠州，静难节度使李周以闻，帝以彦泽故，流式商州。彦泽遣行军司马郑元昭诣阙求之，且曰：“彦泽不得张式，恐致不测。”帝不得已，与之。癸未，式至泾州，彦泽命决口，剖心，断其四支。

凉州军乱，留后李文谦闭门自焚死。

蜀自建国以来，节度使多领禁兵，或以它职留成都，委僚佐知留务，专事聚敛，政事不治，民无所诉。蜀主知其弊，丙辰，加卫圣马步都指挥使、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赵廷隐、枢密使、武信节度使、同平章事王处回、捧圣控鹤都指挥使、保宁节度使、同平章事张公鐸检校官，并罢其节度使。三月，甲戌，以翰林学士承旨李昊知武德军，散骑常侍刘英图知保宁军，谏议大夫崔銮知武信军，给事中谢从志知武泰军，将作监张讷赞知宁江军。

夏，四月，闽王曦以其子亚澄同平章事、判六军诸卫。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与延政通谋，遣将军许仁钦以兵三千如汀州，执延喜以归。

唐主以陈觉及万年常梦锡为宣徽副使。

辛巳，北京留守李德珣遣牙校以吐谷浑酋长白承福

入朝。

唐主遣通事舍人欧阳遇求假道以通契丹，帝不许。自黄巢犯长安以来，天下血战数十年，然后诸国各有分土，兵革稍息。及唐主即位，江、淮比年丰稔，兵食有馀，群臣争言“陛下中兴，今北方多难，宜出兵恢复旧疆。”唐主曰：“吾少长军旅，见兵之为民害深矣，不忍复言。使彼民安，则吾民亦安矣，又何求焉！”汉主遣使如唐，谋共取楚，分其地；唐主不许。

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谋反，遣使奉表诣蜀，请出师金、商以为声援；丁亥，使者至成都。蜀主与群臣谋之，皆曰：“金、商险远，少出师则不足制敌，多则漕輓不继。”蜀主乃辞之。又求援于荆南，高从诲遗从进书，谕以祸福；从进怒，反诬奏从诲。荆南行军司马王保义劝从诲具奏其状，且请发兵助朝廷讨之；从诲从之。

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耻臣契丹，见契丹使者，必箕踞慢骂，使过其境，或潜遣人杀之；契丹以让帝，帝为之逊谢。六月，戊午，重荣执契丹使拽刺，遣骑掠幽州南境，军于博野，上表称：“吐谷浑、两突厥、浑、契苾、沙陀各帅部从归附；党项等亦遣使纳契丹告身职牒，言为虜所陵暴，又言自二月以来，令各具精甲壮马，将以上秋南寇，恐天命不佑，与之俱灭，愿自备十万众，与晋共击契丹。又朔州节度副使赵崇已逐契丹节度使刘山，求归命朝廷。臣相继以闻。陛下屡敕臣承奉契丹，勿自

起衅端；其如天道人心，难以违拒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诸节度使没于虏庭者，皆延颈企踵以待王师，良可哀闵。愿早决计。”表数千言，大抵斥帝父事契丹，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。又以此意为书遗朝贵及移籓镇，云已勒兵，必与契丹决战。帝以重荣方握强兵，不能制，甚患之。

时鄴都留守、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刘知远在大梁；泰宁节度使桑维翰知重荣已蓄奸谋，又虑朝廷重违其意，密上疏曰：“陛下免于晋阳之难而有天下，皆契丹之功也，不可负之。今重荣恃勇轻敌，吐浑假手报仇，皆非国家之利，不可听也。臣窃观契丹数年以来，士马精强，吞噬四邻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割中国之土地，收中国之器械；其君智勇过人，其臣上下辑睦，牛马蕃息，国无天灾，此未可与为敌也。且中国新败，士气彫沮，以当契丹乘胜之威，其势相去甚远。又，和亲既绝，则当发兵守塞，兵少则不足以待寇，兵多则馈运无以继之。我出则彼归，我归则彼至，臣恐禁卫之士疲于奔命，镇、定之地无复遗民。今天下粗安，疮痍未复，府库虚竭，蒸民困弊，静而守之，犹惧不济，其可妄动乎！契丹与国家恩义非轻，信誓甚著，彼无间隙而自启衅端，就使克之，后患愈重；万一不克，大事去矣。议者以岁输缗帛谓之耗蠹，有所卑逊谓之屈辱，殊不知兵连而不休，祸结而不解，财力将匮，耗蠹孰甚焉！用兵则武吏功

臣过求姑息，边藩远郡得以骄矜，下陵上替，屈辱孰大焉！臣愿陛下训农习战，养兵息民，俟国无内忧，民有馀力，然后观衅而动，则动必有成矣。又，鄴都富盛，国家藩屏，今主帅赴阙，军府无人，臣窃思慢藏诲盗之言，勇夫重闭之义，乞陛下略加巡幸，以杜奸谋。”帝谓使者曰：“朕比日以来，烦懣不决，今见卿奏，如醉醒矣，卿勿以为忧。”闽王曦闻王延政以书招泉州刺史王继业，召继业还，赐死于郊外，杀其子于泉州。初，继业为汀州刺史，司徒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杨沂丰为士曹参军，与之亲善。或告沂丰与继业通谋，沂丰方侍宴，即收下狱，明日斩之，夷其族。沂丰，涉之从弟也，时年八十馀，国人哀之，自是宗族勋旧相继被诛，人不自保，谏议大夫黄峻舁橐诣朝堂极谏，曦曰：“老物狂发矣！”贬漳州司户。曦淫侈无度，资用不给，谋于国计使国安陈匡范，匡范请日进万金；曦悦，加匡范礼部侍郎，匡范增算商贾数倍。曦宴群臣，举酒属匡范曰：“明珠美玉，求之可得；如匡范人中之宝，不可得也。”未几，商贾之算不能足日进，贷诸省务钱以足之，恐事觉，忧悸而卒，曦祭赠甚厚。诸省务以匡范贷贴闻，曦大怒，斫棺，断其尸弃水中，以连江人黄绍颇代为国计使。绍颇请“令欲仕者，自非廕补，皆听输钱即授之，以资望高下及州县房口多寡定其直，自百缗至千缗。”从之。

唐主自以专权取吴，尤忌宰相权重，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李建勋执政岁久，欲罢之。会建勋上疏言事，意其留中，既而唐主下有司施行。建勋自知事挟爱憎，密取所奏改之；秋，七月，戊辰，罢建勋归私第。

帝忧安重荣跋扈，己巳，以刘知远为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使，复以辽、沁隶河东；以北京留守李德珣为鄴都留守。知远微时，为晋阳李氏赘婿，尝牧马，犯僧田，僧执而笞之。知远至晋阳，首召其僧，命之坐，慰谕赠遗，众心大悦。

吴越府署火，宫室府库几尽。吴越王元瓘惊惧，发狂疾，唐人争劝唐主乘弊取之，唐主曰：“奈何利人之灾！”遣使唁之，且赙其乏。

闽主曦自称大闽皇，领威武节度使，与王延政治兵相攻，互有胜负，福、建之间，暴骨如莽。镇武节度判官晋江潘承祐屡请息兵修好，延政不从。闽主使者至，延政大陈甲卒以示之，对使者语甚悖慢；承祐长跪切谏，延政怒，顾左右曰：“判官之肉可食乎！”承祐不顾，声色愈厉，闽主曦恶泉州刺史王继严得众心，罢归，鸩杀之。

八月，戊子朔，以开封尹郑王重贵为东京留守。

冯道，李崧屡荐天平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副都指挥使、同平章事杜重威之能，以为都指挥使，充随驾御

营使，代刘知远，知远由是恨二相，重威所至黷货，民多逃亡，尝出过市，谓左右曰：“人言我驱尽百姓，何市人之多也！”

壬辰，帝发大梁。己亥，至鄴都。壬寅，大赦。帝以诏谕安重荣曰：“尔身为大臣，家有老母，忿不思难，弃君与亲。吾因契丹得天下，尔因吾致富贵，吾不敢忘德，尔乃忘之，何邪？今吾以天下臣之，尔欲以一镇抗之，不亦难乎！宜审思之，无取后悔！”重荣得诏愈骄，闻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有异志，阴遣使与之通谋。

吴越文穆王元瓘寝疾，察内都监章德安忠厚，能断大事，欲属以后事，语之曰：“弘佐尚少，当择宗人长者立之。”德安曰：“弘佐虽少，群下伏其英敏，愿王勿以为念！”王曰：“汝善辅之，吾无忧矣。”德安，处州人也。辛亥，元瓘卒。初，内牙指挥使戴恇，为元瓘所亲任，悉以军事委之。元瓘养子弘侑乳母，恇妻之亲也，或告恇谋立弘侑。德安秘不发丧，与诸将谋，伏甲士于幕下；壬子，恇入府，执而杀之，废弘侑为庶人，复姓孙，幽之明州。是日，将吏以元瓘遗命，承制以镇海、镇东副大使弘佐为节度使，时年十四。九月，庚申，弘佐即王位，命丞相曹仲达摄政。军中言赐与不均，举仗不受，诸将不能制；仲达亲谕之，皆释仗而拜。弘佐温恭，好书，礼士，躬勤政务，发擿奸伏，人不能欺。民有献嘉禾者，弘佐问仓吏：“今蓄积几何？”对曰：

“十年。”王曰：“然则军食足矣，可以宽吾民”。乃命复其境内税三年。

辛酉，滑州言河决。

帝以安重荣杀契丹使者，恐其犯塞，乙亥，遣安国节度使杨彦询使于契丹。彦询至其帐，契丹主责以使者死状，彦询曰：“譬如人家有恶子，父母所不能制，将如之何？”契丹主怒乃解。

闽主曦以其子琅邪王亚澄为威武节度使、兼中书令，改号长乐王。

刘知远遣亲将郭威以诏旨说吐谷浑酋长白承福，令去安重荣归朝廷，许以节钺。威还，谓知远曰：“虏惟利是嗜，安铁胡止以袍袴赂之，今欲其来，莫若重赂乃可致耳。”知远从之，且使谓承福曰：“朝廷已割尔曹隶契丹，尔曹当自安部落；今乃南来助安重荣为逆，重荣已为天下所弃，朝夕败亡。尔曹宜早从化，勿俟临之以兵，南北无归，悔无及矣。”承福惧，冬，十月，帅其众归于知远。知远处之太原东山及岚、石之间，表承福领大同节度使，收其精骑以隶麾下。始，安重荣称檄诸道，云与吐谷浑、达靺鞨，契苾同起兵，既而承福降知远，达靺鞨、契苾亦莫之赴，重荣势大沮。

闽主曦即皇帝位。王延政自称兵马元帅。闽同平章事李敏卒。

帝之发大梁也，和凝请曰：“车驾已行，安从进若

反，何以备之？”帝曰：“卿意如何？”凝请密留空名宣敕十数通，付留守郑王，闻变则书诸将名，遣击之；帝从之。

十一月，从进举兵攻邓州，唐州刺史武延翰以闻。郑王遣宣徽南院使张从恩、武德使焦继勋、护圣都指挥使郭金海、作坊使陈思让将大梁兵就申州刺史李建崇兵于叶县以讨之。金海，本突厥；思让，幽州人也。丁丑，以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，前同州节度使宋彦筠副之，张从恩监焉；又以郭金海为先锋使，陈思让监焉。彦筠，滑州人也。

庚辰，以鄴都留守李德珣权东京留守，召郑王重贵如鄴都。安从进攻邓州，威胜节度使安审晖据牙城拒之，从进不能克而退。癸未，从进至花山，遇张从恩兵，不意其至之速，合战，大败，从恩获其子牙内都指挥使弘义，从进以数十骑奔还襄州，婴城自守。

唐主性节俭，常躡蒲屨，盥頰用铁盥，暑则寝于青葛帷，左右使令惟老丑宫人，服饰粗略。死国事者虽士卒皆给禄三年。分遣使者按行民田，以肥瘠定其税，民间称其平允。自是江、淮调兵兴役及它赋敛，皆以税钱为率，至今用之。唐主勤于听政，以夜继昼，还自江都，不复宴乐；颇伤躁急，内侍王绍颜上书，以为“今春以来，群臣获罪者众，中外疑惧。”唐主手诏释其所以然，令绍颜告谕中外。

十二月，丙戌朔，徙郑王重贵为齐王，充鄴都留守；以李德珣为东都留守。

丁亥，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。诏荆南、湖南共讨襄州。高从诲遣都指挥使李端将水军数千至南津，楚王希范遣天策都军使张少敌将战舰百五十艘入汉江助行周，仍各运粮以馈之。少敌，佶之子也。

安重荣闻安从进举兵反，谋遂决，大集境内饥民，众至数万，南向鄴都，声言不朝。初，重荣与深州人赵彦之俱为散指挥使，相得欢甚。重荣镇成德，彦之自关西归之，重荣待遇甚厚，使彦之招募党众；然心实忌之，及举兵，止用为排陈使，彦之恨之。帝闻重荣反，壬辰，遣护圣等马步三十九指挥击之。以天平节度使杜重威为招讨使，安国节度使马全节副之，前永清节度使王周为马步都虞候。

安从进遣其弟从贵将兵逆均州刺史蔡行遇，焦继勋邀击，败之，获从贵，断其足而归之。

戊戌，杜重威与安重荣遇于宗城西南，重荣为偃月陈，官军再击之，不动；重威惧，欲退。指挥使宛丘王重胤曰：“兵家忌退。镇之精兵尽在中军，请公分锐士击其左右翼，重胤为公以契丹直冲其中军，彼必狼狈。”重威从之。镇人陈稍却，赵彦之卷旗策马来降。彦之以银饰铠胄及鞍勒，官军杀而分之。重荣闻彦之叛，大惧，退匿于辘轳中，官军从而乘之，镇人大溃，斩首万五千

级。重荣收馀众，走保宗城，官军进攻，夜分，拔之。重荣以十馀骑走还镇州，婴城自守。会天寒，镇人战及冻死者二万馀人。契丹闻重荣反，乃听杨彦询还。

庚子，冀州刺史张建武等取赵州。

汉主寢疾，有胡僧谓汉主名龚不利；汉主自造“龚”字名之，义取“飞龙在天”，读若俨。

庚戌，制以钱弘佐为镇海、镇东军节度使兼中书令、吴越国王。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三

【后晋纪四】 起玄默摄提格，尽阙逢执徐正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

天福七年（壬寅，公元九四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巳，镇州牙将自西郭水碾门导官军入城，杀守陴民二万人，执安重荣，斩之。杜重威杀导者，自以为功。庚申，重荣首至鄴都，帝命漆之，函送契丹。

癸亥，改镇州为恒州，成德军为顺国军。

丙寅，以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赵莹为侍中，以杜重威为顺国节度使兼侍中。安重荣私财及恒州府库，重威尽有之，帝知而不问。又表卫尉少卿范阳王瑜为副使，瑜为之重敛于民，恒人不胜其苦。

张式父鐸诣阙讼冤。壬午，以河阳节度使王周为彰义节度使，代张彦泽。

闽主曦立皇后李氏，同平章事真之女也；嗜酒刚愎，

曦宠而惮之。

彰武节度使丁审琪，养部曲千人，纵之为暴于境内；军校贺行政与诸胡相结为乱，攻延州，帝遣曹州防御使何重建将兵救之，同、鄜援兵继至，乃得免。二月，癸巳，以重建为彰武留后，召审琪归朝。重建，云、朔间胡人也。唐左丞相宋齐丘固求豫政事，唐主听入中书；又求领尚书省，乃罢侍中寿王景遂判尚书省，更领中书、门下省，以齐丘知尚书省事；其三省事并取齐王璟参决。齐丘视事数月，亲吏夏昌图盗官钱三千缗，齐丘判贷其死；唐主大怒，斩昌图。齐丘称疾，请罢省事，从之。

泾州奏遣押牙陈延晖持敕书诣凉州，州中将领请延晖为节度使。

三月，闽主曦立长乐王亚澄为闽王。

张彦泽在泾州，擅发兵击诸胡，兵皆败没，调民马千馀匹以补之。还至陕，获亡将杨洪，乘醉断其手足而斩之。王周奏彦泽在镇贪残不法二十六条，民散亡者五千馀户。彦泽既至，帝以其有军功，又与杨光远连姻，释不问。

夏，四月，己未，右谏议大夫郑受益上言：“杨洪所以被屠，由陛下去年送张式与彦泽，使之逞志，致彦泽敢肆凶残，无所忌惮。见闻之人无不切齿，而陛下曾不动心，一无诘让；淑慝莫辨，赏罚无章。中外皆言陛下受彦泽所献马百匹，听其如是，臣窃为陛下惜此恶名，

乞正彦泽罪法，以湔洗圣德。”疏奏，留中。受益，从谏之兄子也。庚申，刑部郎中李涛等伏阁极论彦泽之罪，语甚切至。辛酉，敕：“张彦泽削一阶，降爵一级。张式父及子弟皆拜官。泾州民复业者，减其徭赋。”癸亥，李涛复与两省及御史台官伏阁奏彦泽罚太轻，请论如法。帝召涛面谕之。涛端笏前迫殿陛，论辨声色俱厉。帝怒，连叱之，涛不退。帝曰：“朕已许彦泽不死。”涛曰：“陛下许彦泽不死，不可负；不知范延光铁券安在！”帝拂衣起，入禁中。丙寅，以彦泽为左龙武大将军。

汉高祖寝疾，以其子秦王弘度、晋王弘熙皆骄恣，少子越王弘昌孝谨有智识，与右仆射兼西御院使王翊谋出弘度镇邕州，弘熙镇容州，而立弘昌。制命将行，会崇文使萧益入问疾，以其事访之。益曰：“立嫡以长，违之必乱。”乃止。丁丑，高祖殂。高祖为人辨察，多权数，好自矜大，常谓中国天子为“洛州刺史”。岭南珍异所聚，每穷奢极丽，宫殿悉以金玉珠翠为饰。用刑惨酷，有灌鼻、割舌、支解、刳剔、砲炙、烹蒸之法；或聚毒蛇水中，以罪人投之，谓之水狱。同平章事杨洞潜谏，不听。末年尤猜忌；以士人多为子孙计，故专任宦者，由是其国中宦者大盛。

秦王弘度即皇帝位，更名玠。以弘熙辅政，改元光天；尊母赵昭仪曰皇太妃。

契丹以晋招纳吐谷浑，遣使来让。帝忧悒不知为计；

五月，己亥，始有疾。

乙巳，尊太妃刘氏为皇太后。太后，帝之庶母也。

唐丞相、太保宋齐丘既罢尚书省，不复朝谒。唐主遣寿王景遂劳问，许镇洪州，始入朝。唐主与之宴，酒酣，齐丘曰：“陛下中兴，臣之力也，奈何忘之！”唐主怒曰：“公以游客干朕，今为三公，亦足矣。乃与人言朕乌喙如句践，难与共安乐，有之乎？”齐丘曰：“臣实有此言。臣为游客时，陛下乃偏裨耳。今日杀臣可矣。”明日，唐主手诏谢之曰：“朕之褊性，子嵩平昔所知。少相亲，老相怨，可乎！”丙午，以齐丘为镇南节度使。

帝寝疾，一旦，冯道独对。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，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怀中，其意盖欲道辅立之。

六月，乙丑，帝殂。

道与天平节度使、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议，以国家多难，宜立长君，乃奉广晋尹齐王重贵为嗣。是日，齐王即皇帝位。延广以为己功，始用事，禁都下人毋得偶语。

初，高祖疾亟，有旨召河东度使刘知远入辅政，齐王寝之；知远由是怨齐王。

丁卯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

闽富沙王延政围汀州，闽主曦发漳、泉兵五千救之。又遣其将林守亮入尤溪，大明宫使黄敬忠屯尤口，欲乘

虚袭建州；国计使黄绍颇将步卒八千为二军声援。

秋，七月，壬辰，太皇太后刘氏殂。

闽富沙王延政攻汀州，四十二战，不克而归。其将包洪实、陈望，将水军以御福州之师；丁酉，遇于尤口。黄敬忠将战，占者言时刻未利，按兵不动；洪实等引兵登岸，水陆夹攻之，杀敬忠，俘斩二千级，林守亮、黄绍颇皆遁归。

庚子，大赦。

癸卯，加景延广同平章事，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。

勋旧皆欲复置枢密使，冯道等三表，请以枢密旧职让之；帝不许。

有神降于博罗县民家，与人言而不见其形，闾阎人往占吉凶，多验，县吏张遇贤事之甚谨。时循州盗贼群起，莫相统一，贼帅共祷于神，神大言曰：“张遇贤当为汝主。”于是群帅共奉遇贤，称中天八国王，改元永乐，置百官，攻掠海隅。遇贤年少，无他方略，诸将但告进退而已。汉主以越王弘昌为都统，循王弘杲为副以讨之，战于钱帛馆。汉兵不利，二王皆为贼所围；指挥使陈道庠等力战救之，得免。东方州县多为遇贤所陷。道庠，端州人也。

高行周围襄州逾年，不下。城中食尽，奉国军都虞候曲周王清言于行周曰：“贼城已危，我师已老，民力已困，不早迫之，尚何俟乎！”与奉国都指挥使元城刘

词帅众先登。八月，拔之。安从进举族自焚。

甲子，以赵莹为中书令。闽主曦遣使以手诏及金器九百、钱万缗、将吏敕告六百四十通，求和于富沙王延政，延政不受。丙寅，闽主曦宴群臣于九龙殿。从子继柔不能饮，强之。继柔私减其酒，曦怒，并客将斩之。

闽人铸永隆通宝大铁钱，一当铅钱百。

汉葬天皇大帝于康陵，庙号高祖。

唐主自为吴相，兴利除害，变更旧法甚多。及即位，命法官及尚书删定为《升元条》三十卷；庚寅，行之。

闽主曦以同平章事候官余廷英为泉州刺史。廷英贪秽，掠人女子，诈称受诏采择以备后宫。事觉，曦遣御史按之。廷英惧，诣福州自归，曦诘责，将以属吏；廷英退，献买宴钱万缗。曦悦，明日召见，谓曰：“宴已买矣，皇后贡物安在？”廷英复献钱于李后，乃遣归泉州；自是诸州皆别贡皇后物。未几，复召廷英为相。

冬，十月，丙子，张遇贤陷循州，杀汉刺史刘传。

楚王希范作天策府，极栋宇之盛；户牖栏槛皆饰以金玉，涂壁用丹砂数十万斤；地衣，春夏用角簟，秋冬用木绵。与子弟僚属游宴其间。

十一月，庚寅，葬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于显陵，庙号高祖。

先是，河南、北诸州官自卖海盐，岁收缗钱十七万；又散蚕盐敛民钱。言事者称民坐私贩盐抵罪者众，不若

听民自贩，而岁以官所卖钱直敛于民，谓之食盐钱；高祖从之。俄而盐价顿贱，每斤至十钱。至是，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羡利，而难于骤变前法，乃重征盐商，过者七钱，留卖者十钱。由是盐商殆绝，而官复自卖。其食盐钱，至今敛之如故。

闽盐铁使、右仆射李仁遇，敏之子，闽主曦之甥也；年少，美姿容，得幸于曦。十二月，以仁遇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，翰林学士、吏部侍郎李光准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，并同平章事。曦荒淫无度，尝夜宴，光准醉忤旨，命执送都市斩之；吏不敢杀，系狱中。明日，视朝，召复其位。是夕，又宴，收翰林学士周维岳下狱。吏拂榻待之，曰：“相公昨夜宿此，尚书勿忧。”醒而释之。他日，又宴，侍臣皆以醉去，独维岳在。曦曰：“维岳身甚小，何饮酒之多？”左右或曰：“酒有别肠，不必长大。”曦欣然，命捽维岳下殿，欲剖视其酒肠。或曰：“杀维岳，无人复能侍陛下剧饮者。”乃舍之。

帝之初即位也，大臣议奉表称臣告哀于契丹，景延广请致书称孙而不称臣。李崧曰：“屈身以为社稷，何耻之有！陛下如此，他日必躬擐甲冑，与契丹战，于时悔无益矣。”延广固争，冯道依违其间。帝卒从延广议。契丹大怒，遣使来责让，且言：“何得不先承稟，遽即帝位？”延广复以不逊语答之。

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帝中国，屡说契丹击

晋，契丹主颇然之。

齐王上

天福八年（癸卯，公元九四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卯，蜀主以宣徽使兼宫苑使田敬全领永平节度使；敬全，宦者也，引前蜀王承休为比而命之，国人非之。

帝闻契丹将入寇，二月，己未，发鄴都；乙丑，至东京。然犹与契丹问遗相往来，无虚月。

唐宣城王景达，刚毅开爽，烈祖爱之，屡欲以为嗣；宋齐丘亟称其才，唐主以齐王璟年长而止。璟以是怨齐丘。唐主幼子景暹，母种氏有宠，齐王璟母宋皇后稀得进见。唐主如璟宫，遇璟亲调乐器，大怒，诮让者数日。种氏乘间言，景暹虽幼而慧，可以为嗣。唐主怒曰：“子有过，父训之，常事也。国家大计，女子何得预知！”即命嫁之。唐主尝梦吞灵丹，旦而方士史守冲献丹方，以为神而饵之，浸成躁急。左右谏，不听。尝以药赐李建勋，建勋曰：“臣饵之数日，已觉躁热，况多饵乎！”唐主曰：“朕服之久矣。”群臣奏事，往往暴怒；然或有正色论辨中理者，亦敛容感谢而从之。唐主问道士王栖霞：“何道可致太平？”对曰：“王者治心治身，乃

治家国。今陛下尚未能去饥嗔、饱喜，何论太平！”宋后自帘中称叹，以为至言。凡唐主所赐予，栖霞皆不受。栖霞常为人奏章，唐主欲为之筑坛。辞曰：“国用方乏，何暇及此！俟焚章不化，乃当奏请耳。”

驾部郎中冯延己，为齐王元帅府常书记，性倾巧，与宋齐丘及宣徽副使陈觉相结；同府在已上者，延己稍以计逐之。延己尝戏谓中书侍郎孙晟曰：“公有何能，为中书郎？”晟曰：“晟，山东鄙儒，文章不如公，诙谐不如公，谄诈不如公。然主上使公与齐王游处，盖欲以仁义辅导之也，岂但为声色狗马之友邪！晟诚无能；如公之能，适足为国家之祸耳。”延己，歙州人也。又有魏岑者，亦在齐王府。给事中常梦锡屡言陈觉、冯延己、魏岑皆佞邪小人，不宜侍东宫；司门郎中判大理寺萧俨表称陈觉奸回乱政；唐主颇感悟，未及去。会疽发背，秘不令人知，密令医治之，听政如故。庚午，疾亟，太医吴廷裕遣亲信召齐王璟入侍疾。唐主谓璟曰：“吾饵金石，始欲益寿，乃更伤生，汝宜戒之！”是夕，殂。秘不发丧，下制：“以齐王监国，大赦。”

孙晟恐冯延己等用事，欲称遗诏令太后临朝称制。翰林学士李贻业曰：“先帝尝云：‘妇人预政，乱之本也。’安肯自为厉阶！此必近习奸人之诈也。且嗣君春秋已长，明德著闻，公何得遽为亡国之言！若果宣行，吾必对百官毁之。”晟惧而止。贻业，蔚之从曾孙也。

丙子，始宣遗制。烈祖末年卞急，近臣多罹谴罚。陈觉称疾，累月不入，及宣遗诏，乃出。萧俨劾奏：“觉端居私室，以俟升遐，请按其罪。”齐王不许。

自烈祖相吴，禁压良为贱，令买奴婢者通官作券。冯延己及弟礼部员外郎延鲁，俱在元帅府，草遗诏听民卖男女；意欲自买姬妾，萧俨驳曰：“此必延己等所为，非大行之命也。昔延鲁为东都判官，已有此请；先帝访臣，臣对曰：‘陛下昔为吴相，民有鬻男女者，为出府金，赎而归之，故远近归心。今即位而反之，使贫人之子为富人厮役，可乎？’先帝以为然，将治延鲁罪。臣以为延鲁愚，无足责。先帝斜封延鲁章，抹三笔，持入宫。请求诸宫中，必尚在。”齐王命取先帝时留中章奏千馀道，皆斜封一抹，果得延鲁疏。然以遗诏已行，竟不之改。

闽富沙王延政称帝于建州，国号大殷，大赦，改元天德。以将乐县为镛州，延平镇为镡州。立皇后张氏。以节度判官潘承祐为吏部尚书，节度巡官建阳杨思恭为兵部尚书。未几，以承祐同平章事，思恭迁仆射，录军国事。延政服赭袍视事，然牙参及接邻国使者，犹如藩镇礼。殷国小民贫，军旅不息。杨思恭以善聚敛得幸，增田亩山泽之税，至于鱼盐蔬果，无不倍征，国人谓之“杨剥皮”。

三月，己卯朔，以中书令赵莹为晋昌节度使兼中书

令；以晋昌节度使兼侍中桑维翰为侍中。

唐元宗即位，大赦，改元保大。秘书郎韩熙载请俟逾年改元，不从。尊皇后曰皇太后，立妃钟氏为皇后。唐主未听政，冯延己屡入白事，一日至数四。唐主曰：“书记有常职，何为如其其烦也！”唐主为人谦谨，初即位，不名大臣，数延公卿论政体，李建勋谓人曰：“主上宽仁大度，优于先帝；但性习未定，苟旁无正人，但恐不能守先帝之业耳。”唐主以镇南节度使宋齐丘为太保兼中书令，奉化节度使周宗为侍中。唐主以齐丘、宗先朝勋旧，故顺人望召为相，政事皆自决之。徙寿王景遂为燕王，宣城王景达为鄂王。初，唐主为齐王，知政事，每有过失，常梦锡常直言规正；始虽忿怼，终以谅直多之。及即位，许以为翰林学士，齐丘之党疾之，坐封驳制书，贬池州判官。池州多迁客，节度使上蔡王彦俔，防制过甚，几不聊生，惟事梦锡如在朝廷。

宋齐丘待陈觉素厚，唐主亦以觉为有才，遂委任之。冯延己、延鲁、魏岑，虽齐邸旧僚，皆依附觉，与休宁查文徽更相汲引，侵蠹政事，唐人谓觉等为“五鬼”。延鲁自礼部员外郎迁中书舍人、勤政殿学士，江州观察使杜昌业闻之，叹曰：“国家所以驱驾群臣，在官爵而已。若一言称旨，遽跻通显，后有立功者，何以赏之！”未几，唐主以岑及文徽皆为枢密副使。岑既得志，会觉遭母丧，岑即暴扬觉过恶，摈斥之。

唐置定远军于濠州。

汉殇帝骄奢，不亲政事。高祖在殡，作乐酣饮；夜与倡妇微行，僮男女而观之。左右忤意辄死，无敢谏者；惟越王弘昌及内常侍番禺吴怀恩屡谏，不听。常猜忌诸弟，每宴集，令宦者守门，群臣、宗室，皆露索，然后入。晋王弘熙欲图之，乃盛饰声伎，娱悦其意，以成其恶。汉主好手搏，弘熙令指挥使陈道庠引力士刘思潮、谭令禔、林少强、林少良、何昌廷等五人习手搏于晋府，汉主闻而悦之。丙戌，与诸王宴于长春宫，观手搏，至夕罢宴，汉主大醉。弘熙使道庠、思潮等掖汉主，因拉杀之，尽杀其左右。明旦，百官诸王莫敢入宫，越王弘昌帅诸弟临于寝殿，迎弘熙即皇帝位，更名晟，改元应乾。以弘昌为太尉兼中书令、诸道兵马都元帅，知政事，循王弘杲为副元帅，参预政事。陈道庠及刘思潮等皆受赏赐甚厚。

闽主曦纳金吾使尚保殷之女，立为贤妃。妃有殊色，曦嬖之；醉中，妃所欲杀则杀之，所欲宥则宥之。

夏，四月，戊申朔，日有食之。

唐以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李建勋为昭武节度使，镇抚州。

殷将陈望等攻闽福州，入其西郭，既而败归。

五月，殷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潘承祐上书陈十事，大指言：“兄弟相攻，逆伤天理，一也。赋敛烦重，力

役无节，二也。发民为兵，羈旅愁怨，三也。杨思恭夺民衣食，使归怨于上，群臣莫敢言，四也。疆土狭隘，多置州县，增吏困民，五也。除道裹粮，将攻临汀，曾不忧金陵、钱塘乘虚相袭，六也。括高货户，财多者补官，逋负者被刑，七也。延平诸津，征果菜鱼米，获利至微，敛怨甚大，八也。与唐、吴越为邻，即位以来，未尝通使，九也。宫室台榭，崇饰无度，十也。”殷王延政大怒，削承祐官爵，勒归私第。

汉高祖既立，国中议论谄谀。循王弘杲请斩刘思潮等以谢中外，汉主不从。思潮等闻之，谮弘杲谋反，汉主令思潮等伺之。弘杲方宴客，思潮与谭令禔帅卫兵突入，斩弘杲。于是汉主谋尽诛诸弟，以越王弘昌贤而得众，尤忌之。雄武节度使齐王弘弼，自以居大镇，惧祸，求入朝；许之。

初，闽主曦侍康宗宴，会新罗献宝剑，康宗举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：“此何所施？”倓对曰：“斩为臣不忠者。”时曦已蓄异志，凜然变色。至是宴群臣，复有献剑者，曦命发校冢，斩其尸。校书郎陈光逸谓其友曰：“主上失德，亡无日矣，吾欲死谏。”其友止之，不从；上书陈曦大恶五十事。曦怒，命卫士鞭之数百，不死；以绳系其颈，悬诸庭树，久之乃绝。

秋，七月，己丑，诏以年饥，国用不足，分遣使者六十余人于诸道括民谷。

吴越王弘佐初立，上统军使闾璠强戾，排斥异己，弘佐不能制；内牙上都监使章德安数与之争，右都监使李文庆不附于璠，乙巳，贬德安于处州，文庆于睦州。璠与右统军使胡进思益专横。璠，明州人；文庆，睦州人；进思，湖州人也。

唐主缘烈祖意，以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、金陵尹燕王景遂为诸道兵马元帅，徙封齐王，居东宫；天平节度使、守侍中、东都留守鄂王景达为副元帅，徙封燕王；宣告中外，约以传位。立长子弘冀为南昌王。景遂、景达固辞，不许。景遂自誓必不敢为嗣，更其字曰退身。

汉指挥使万景忻败张遇贤于循州。遇贤告于神，神曰：“取虔州，则大事可成。”遇贤帅众逾岭，趣虔州。唐百胜节度使贾匡浩不为备，遇贤众十馀万攻陷诸县，再败州兵，城门昼闭。遇贤作宫室营署于白云洞，遣将四出剽掠。匡浩，公鐸之子也。

八月，乙卯，唐主立弟景暹为保宁王。宋太后怨种夫人，屡欲害景暹，唐主力保全之。

夏州牙内指挥使拓跋崇斌谋作乱，绥州刺史李彝敏将助之，事觉；辛未，彝敏弃州，与其弟彝俊等五人奔延州。

九月，尊帝母秦国夫人安氏为皇太妃。妃，代北人也。帝事太后、太妃甚谨，多侍食于其宫，待诸弟亦友爱。

初，河阳牙将乔荣从赵延寿入契丹，契丹以为回图使，往来贩易于晋，置邸大梁。及契丹与晋有隙，景延广说帝囚荣于狱，悉取邸中之货。凡契丹之人贩易在晋境者，皆杀之，夺其货。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于晋，不可负。戊子，释荣，慰赐而归之。荣辞延广，延广大言曰：“归语而主，先帝为北朝所立，故称臣奉表。今上乃中国所立，所以降志于北朝者，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约故耳。为邻称孙，足矣，无称臣之理。北朝皇帝勿信赵延寿诳诱，轻侮中国。中国士马，尔所目睹。翁怒则来战，孙有十万横磨剑，足以相待。它日为孙所败，取笑天下，毋悔也！”荣自以亡失货财，恐归获罪，且欲为异时据验，乃曰：“公所言颇多，惧有遗忘，愿记之纸墨。”延广命吏书其语以授之，荣具以白契丹主。契丹主大怒，入寇之志始决。晋使如契丹，皆縶之幽州，不得见。桑维翰屡请逊辞以谢契丹，每为延广所沮。帝以延广为有定策功，故宠冠群臣；又总宿卫兵，故大臣莫能与之争。河东节度使刘知远，知延广必致寇，而畏其方用事，不敢言，但益募兵，奏置兴捷、武节等十馀军以备契丹。

甲午，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奏李彝敏作乱之状，诏执彝敏送夏州，斩之。

冬，十月，戊申，立吴国夫人冯氏为皇后。初，高祖爱少弟重胤，养以为子；及留守鄴都，娶副留守安喜

冯濛女为其妇。重胤早卒，冯夫人寡居，有美色，帝见而悦之；高祖崩，梓宫在殡，帝遂纳之。群臣皆贺，帝谓冯道等曰：“皇太后之命，与卿等不任大庆。”群臣出，帝与夫人酣饮，过梓宫前，醮而告曰：“皇太后之命，与先帝不任大庆。”左右失笑，帝亦自笑，顾谓左右曰：“我今日作新婿，何如？”夫人与左右皆大笑。太后虽恚，而无如之何。既正位中宫，颇预政事。后兄玉，时为礼部郎中、盐铁判官，帝骤擢用至端明殿学士、户部侍郎，与议政事。

汉主命韶王弘雅致仕。

唐主遣洪州营屯都虞候严恩将兵讨张遇贤，以通事舍人金陵边镐为监军。镐用虞州人白昌裕为谋主，击张遇贤；屡破之。遇贤祷于神，神不复言，其徒大惧。昌裕劝镐伐木开道，出其营后袭之，遇贤弃众奔别将李台。台知神无验，执遇贤以降，斩于金陵市。

十一月，丁亥，汉主祀南郊，大赦，改元乾和。

戊子，吴越王弘佐纳妃仰氏，仁谗之女也。

初，高祖以马三百借平卢节度使杨光远，景延广以诏命取之。光远怒曰：“是疑我也。”密召其子单州刺史承祚，戊戌，承祚称母病，夜，开门奔青州。庚子，以左飞龙使金城何超权知单州。遣内班赐光远玉带、御马、金帛，以安其意。壬寅，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郭谨将兵戍郢州。

唐葬光文肃武孝高皇帝于永陵，唐号烈祖。

十二月，乙巳朔，遣左领军卫将军蔡行遇将兵戍郢州。杨光远遣骑兵入淄州，劫刺史翟进宗归于青州。甲寅，徙杨承祚为登州刺史以从其便。光远益骄，密告契丹，以晋主负德违盟，境内大饥，公私困竭，乘此际攻之，一举可取；赵延寿亦劝之。契丹主乃集山后及卢龙兵合五万人，使延寿将之，委延寿经略中国，曰：“若得之，当立汝为帝。”又常指延寿谓晋人曰：“此汝主也。”延寿信之，由是为契丹尽力，画取中国之策。朝廷颇闻其谋，丙辰，遣使城南乐及德清军，征近道兵以备之。

唐侍中周宗年老，恭谨自守，中书令宋齐丘广树朋党，百计倾之。宗泣诉于唐王，唐主由是薄齐丘。既而陈觉被疏，乃出齐丘为镇海节度使。齐丘忿怼，表乞归九华旧隐，唐主知其诈，一表，即从之，赐书曰：“今日之行，昔时相许。朕实知公，故不夺公志。”仍赐号九华先生，封青阳公，食一县租税。齐丘乃治大第于青阳，服御将吏，皆如王公，而愤邑尤甚。

宁州酋长莫彦殊以所部温那等十八州附于楚；其州无官府，惟立牌于冈阜，略以恩威羁縻而已。

是岁，春夏旱，秋冬水，蝗大起，东自海墉，西距陇坻，南逾江、湖，北抵幽蓟，原野、山谷、城郭、庐舍皆满，竹木叶俱尽。重以官括民谷，使者督责严急，

至封碓硿，不留其食，有坐匿谷抵死者。县令往往以督趣不办，纳印自劾去。民馁死者数十万口，流亡不可胜数。于是留守、节度使下至将军，各献马、金、帛、刍粟以助国。朝廷以恒、定饥甚，独不括民谷。顺国节度使杜威奏称军食不足，请如诸州例，许之。威用判官王绪谋，检索殆尽，得百万斛。威止奏三十万斛，馀皆入其家；又令判官李沼称贷于民，复满百万斛，来春槩之，得缗钱二百万，阖境苦之。定州吏欲援例为奏，义武节度使马全节不许，曰：“吾为观察使，职在养民，岂忍效彼所为乎！”

楚地多产金银，茶利尤厚，由是财货丰殖。而楚王希范，奢欲无厌，喜自夸大。为长枪大槩，饰之以金，可执而不可用。募富民年少肥泽者八千人，为银枪都。宫室、园囿、服用之物，务穷侈靡。作九龙殿，刻沈香为八龙，饰以金宝，长十馀丈，抱柱相向；希范居其中，自为一龙，其褭头脚长丈馀，以象龙角。用度不足，重为赋敛。每遣使者行田，专以增顷亩为功，民不胜租赋而逃。王曰：“但令田在，何忧无谷！”命营田使邓懿文籍逃田，募民耕艺出租。民舍故从新，仅能自存，自西徂东，各失其业。又听人入财拜官，以财多少为官高卑之差。富商大贾，布在列位。外官还者，必责贡献。民有罪，则富者输财，强者为兵，惟贫弱受刑。又置函，使人投匿名书相告讦，至有灭族者。是岁，用孔目官周

陟议，令常税之外，大县贡米二千斛，中千斛，小七百斛；无米者输布帛。天策学士拓跋恒上书曰：“殿下长深宫之中，藉已成之业，身不知稼穡之劳，耳不闻鼓鼙之音，驰骋遨游，雕墙玉食。府库尽矣，而浮费益甚；百姓困矣，而厚敛不息。今淮南为仇讎之国，番禺怀吞噬之志，荆渚日图窥伺，溪洞待我姑息。谚曰：‘足寒伤心，民怨伤国。’愿罢输米之令，诛周陟以谢郡县，去不急之务，减兴作之役。无令一旦祸败，为四方所笑。”王大怒。他日，恒请见，辞以昼寝。恒谓客将区弘练曰：“王逞欲而悞谏，吾见其千口飘零无日矣。”王益怒，遂终身不复见之。

闽主曦嫁其女，取班簿阅视之；朝士有不贺者十二人，皆杖之于朝堂。以御史中丞刘赞不举劾，亦将杖之，赞义不受辱，欲自杀。谏议大夫郑元弼谏曰：“古者刑不上大夫，中丞仪刑百僚，岂宜加之捶楚！”曦正色曰：“卿欲效魏征邪？”元弼曰：“臣以陛下为唐太宗，故敢效魏征。”曦怒稍解，乃释赞，赞竟以忧卒。

开运元年（甲辰，公元九四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亥，边藩驰告：“契丹前锋将赵延寿、赵延照将兵五万入寇，逼贝州。”延照，思温之子也。先是朝廷以贝州水陆要冲，多聚刍粟，为大军数年之储，以备契丹。军校邵珂，性凶悖，永清节度使王令温黜之。珂怨望，密遣人亡入契丹，言“贝州粟多而兵弱，易取

也。”会令温入朝，执政以前复州防御使吴峦权知州事。峦至，推诚抚士；会契丹入寇，峦书生，无爪牙，珂自请，愿效死，峦使将兵守南门，峦自守东门。契丹主自攻贝州，峦悉力拒之，烧其攻具殆尽。己卯，契丹复攻城，珂引契丹自南门入，峦赴井死。契丹遂陷贝州，所杀且万人。庚辰，以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，以河阳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陈使，以右神武统军丘甫遇为马军右厢排陈使，以陕府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陈使，以左羽林将军潘环为步军右厢排陈使。

太原奏契丹入雁门关。恒、邢、沧皆奏契丹入寇。成德节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诣杨光远，为陈祸福，光远遣光裔入奏，称：“承祚逃归，母疾故尔。既蒙恩宥，阖族荷恩。”朝廷信其言，遣使与光裔复往慰谕之。

唐以侍中周宗为镇南节度使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张居咏为镇海节度使。

唐主决欲传位于齐、燕二王。翰林学士冯延己等因之欲隔绝中外以擅权。辛巳，敕：“齐王景遂参决庶政，百官惟枢密副使魏岑、查文徽得白事，馀非召对不得见。”国人大骇。给事中萧俨上疏极论，不报。侍卫都虞候贾崇叩阁求见，曰：“臣事先帝三十年，观其延接疏远，孜孜不怠，下情犹有不通者。陛下新即位，所任者何人，而顿与群臣谢绝？臣老矣，不复得奉颜色。”因涕泗呜

咽。唐主感悟，遽收前敕。唐主于宫中作高楼，召侍臣观之，众皆叹美。萧俨曰：“恨楼下无井。”唐主问其故。对曰：“以此不及景阳楼耳。”唐主怒，贬于舒州，观察使孙晟遣兵防之，俨曰：“俨以谏诤得罪，非有它志。昔顾命之际，君几危社稷，其罪顾不重于俨乎？今日反见防邪！”晟惭惧，遽罢之。

帝遣使持书遗契丹，契丹已屯鄴都，不得通而返。壬午，以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为御营使，前靖难节度使李周为东京留守。是日，高行周以前军先发。时用兵方略号令皆出延广，宰相以下皆无所预；延广乘势使气，陵侮诸将，虽天子亦不能制。乙酉，帝发东京。丁亥，滑州奏契丹至黎阳。戊子，帝至澶州。契丹主屯元城，赵延寿屯南乐；以延寿为魏博节度使，封魏王。契丹寇太原，刘知远与白承福合兵二万击之。甲午，以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，杜威为副使，马全节为都虞候。丙申，遣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等将兵拒契丹于黎阳。

戊戌，蜀主复以将相遥领节度使。

帝复遣译者孟守忠致书于契丹，求修旧好。契丹主复书曰：“已成之势，不可改也。”辛丑，太原奏破契丹伟王于秀容，斩首三千级。契丹自鸦鸣谷遁去。

殷铸天德通宝大铁钱，一当百。

唐主遣使遗闽主曦及殷主延政书，责以兄弟寻戈。曦复书，引周公诛管、蔡，唐太宗诛建成、元吉为比。

延政复书，斥唐主夺杨氏国。唐主怒，遂与殷绝。

天平节度副使、知郢州颜衎遣观察判官窦仪奏：
“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，又与杨光远通使往还，引契丹自马家口济河，擒左武卫将军蔡行遇。”仪谓景延广曰：“虜若济河与光远合，则河南危矣。”延广然之。仪，蓟州人也。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四

【后晋纪五】起阏逢执徐二月，尽旃蒙大荒落七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齐 王 中

开运元年（甲辰，公元九四四年）

二月，甲辰朔，命前保义节度使石赟守麻家口，前威胜节度使何重建守杨刘镇，护圣都指挥使白再荣守马家口，西京留守安彦威守河阳。未几，周儒引契丹将麻答自马家口济河，营于东岸，攻郢州北津以应杨光远。麻答，契丹主之从弟也。乙巳，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、义成节度使李守贞、神武统军皇甫遇、陈州防御使梁汉璋、怀州刺史薛怀让将兵万人，缘河水陆俱进。守贞，河阳；汉璋，应州；怀让，太原人也。

丙午，契丹围高行周、符彦卿及先锋指挥使石公霸于戚城。先是景延广令诸将分地而守，无得相救。行周等告急，延广徐白帝，帝自将救之。契丹解去，三将泣

诉救兵之缓，几不免。

戊申，李守贞等至马家口。契丹遣步卒万人筑垒，散骑兵于其外，馀兵数万屯河西，船数十艘渡兵，未已，晋兵薄之，契丹骑兵退走，晋兵进攻其垒，拔之。契丹大败，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人，俘斩亦数千人。河西之兵恸哭而去，由是不敢复东。辛亥，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奏将兵四万自麟州济河，侵契丹之境。壬子，以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。初，契丹主得贝州、博州，皆抚尉其人，或拜官赐服章。及败于戚城及马家口，忿恚，所得民，皆杀之，得军士，燔炙之。由是晋人愤怒，戮力争奋。

杨光远将青州兵欲西会契丹。戊午，诏石赧分兵屯郓州以备之。诏刘知远将部兵自土门出恒州击契丹，又诏会杜威、马全节于邢州。知远引兵屯乐平不进。

帝居丧期年，即于宫中奏细声女乐。及出师，常令左右奏三弦琵琶，和以羌笛，击鼓歌舞，曰：“此非乐也。”庚申，百官表请听乐，诏不许。

壬戌，杨光远围棣州，刺史李琼出兵击败之，光远烧营走还青州。癸亥，以前威胜节度使何重建为东面马步都部署，将兵屯郓州。

阶、成义军指挥使王君怀帅所部千馀人叛降蜀，请为乡导以取阶、成。甲子，蜀人攻阶州。

契丹伪弃元城去，伏精骑于古顿丘城，以俟晋军与

恒、定之兵合而击之。鄴都留守张从恩屡奏虏已遁去；大军欲进追之，会霖雨而止。契丹设伏旬日，人马饥疲。赵延寿曰：“晋军悉在河上，畏我锋锐，必不敢前，不如即其城下，四合攻之，夺其浮梁，则天下定矣。”契丹主从之，三月，癸酉朔，自将兵十馀万陈于澶州城北，东西横掩城之两隅，登城望之，不见其际。高行周前军在戚城之南，与契丹战，自午至晡，互有胜负。契丹主以精兵当中军而来，帝亦出陈以待之。契丹主望见晋军之盛，谓左右曰：“杨光远言晋兵半已馁死，今何其多也！”以精骑左右略陈，晋军不动，万弩齐发，飞矢蔽地。契丹稍却；又攻晋陈之东偏，不克。苦战至暮，两军死者不可胜数。昏后，契丹引去，营于三十里之外。乙亥，契丹主帐下小校窃其马亡来，云契丹已传木书，收军北去。景延广疑其诈，闭壁不敢追。

汉主命中书令、都元帅越王弘昌谒烈宗陵于海曲，至昌华宫，使盗杀之。

契丹主自澶州北分为两军，一出沧、德，一出深、冀而归。所过焚掠，方广千里，民物殆尽。留赵延照为贝州留后。麻答陷德州，擒刺史尹居璠。

闽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，阁门使连重遇，既弑康宗，常惧国人之讨，相与结婚以自固。闽主曦果于诛杀，尝游西园，因醉杀控鹤指挥使魏从朗。从朗，朱、连之党也。又尝酒酣诵白居易诗云：“惟有人心相对间，咫尺

之情不能料。”因举酒属二人。二人起，流涕再拜，曰：“臣子事君父，安有他志！”曦不应。二人大惧。李后妒尚贤妃之宠，欲弑曦而立其子亚澄，使人告二人曰：“主人殊不平于二公，奈何？”会后父李真有疾，乙酉，曦如真第问疾。文进、重遇使拱宸马步使钱达弑曦于马上，召百官集朝堂，告之曰：“太祖昭武皇帝，光启闽国，今子孙淫虐，荒坠厥绪。天厌王氏，宜更择有德者立之。”众莫敢言。重遇乃推文进升殿，被袞冕，帅群臣北面再拜称臣。文进自称闽主，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长五十余人，皆杀之。葬闽主曦，谥曰睿文广武明圣元德隆道大孝皇帝，庙号景宗。以重遇总六军。礼部尚书、判三司郑元弼抗辞不屈，黜归田里，将奔建州，文进杀之。文进下令，出宫人，罢营造，以反曦之政。殷主延政遣统军使吴成义将兵讨文进，不克。文进加枢密使鲍思润同平章事，以羽林统军使黄绍颇为泉州刺史，左军使程文纬为漳州刺史。汀州刺史同安许文稹，举郡降之。

丁亥，诏太原、恒、定兵各还本镇。

辛卯，马全节攻契丹泰州，拔之。

敕天下籍乡兵，每七户共出兵械资一卒。

秦州兵救阶州，出黄阶岭，败蜀兵于西平。

汉以户部侍郎陈偓同平章事。

夏，四月，丁未，缘河巡检使梁进以乡社兵复取德

州。己酉，命归德节度使高行周、保义节度使王周留镇澶州。庚戌，帝发澶州；甲寅，至大梁。侍卫马步都指挥使、天平节度使、同平章事景延广，既为上下所恶，帝亦惮其不逊难制；桑维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，辛酉，加延广兼侍中，出为西京留守。以归德节度使兼侍中高行周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。延广郁郁不得志，见契丹强盛，始忧国破身危，遂日夜纵酒。朝廷因契丹入寇，国用愈竭，复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财，各封剑以授之。使者多从吏卒，携锁械、刀仗入民家，小大惊惧，求死无地。州县吏复因缘为奸。河南府出缗钱二十万，景延广率三十七万。留守判官河南卢亿言于延广曰：“公位兼将相，富贵极矣。今国家不幸，府库空竭，不得已取于民。公何忍复因而求利，为子孙之累乎！”延广惭而止。先是，诏以杨光远叛，命兖州修守备。泰宁节度使安审信，以治楼堞为名，率民财以实私藏。大理卿张仁愿为括率使，至兖州，赋缗钱十万。值审信不在，拘其守藏吏，指取钱一困，已满其数。

戊寅，命侍卫马步军都虞候、泰宁节度使李守贞将步骑二万讨杨光远于青州，又遣神武统军洛阳潘环及张彦泽等将兵屯澶州，以备契丹。契丹遣兵救青州，齐州防御使堂阳薛可言邀击，败之。

丙戌，诏诸州所籍乡兵，号武定军，凡得七万馀人。时兵荒之余，复有此扰，民不聊生。

丁亥，鄴都留守张从恩上言：“赵延照虽据贝州，麾下兵皆久客思归，宜速进军攻之。”诏以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，督诸将击之。辛卯，从恩奏赵延照纵火大掠，弃城而遁，屯于瀛、莫，阻水自固。

朱文进遣使如唐，唐主囚其使，将伐之，会天暑、疾疫而止。

六月，辛酉，官军拔淄州，斩其刺史刘翰。

太尉、侍中冯道虽为首相，依违两可，无所操决。或谓帝曰：“冯道，承平之良相；今艰难之际，譬如使禅僧飞鹰耳。”癸卯，以道为匡国节度使，兼侍中。

乙巳，汉主幽齐王弘弼于私第。

或谓帝曰：“陛下欲御北狄，安天下，非桑维翰不可。”丙午，复置枢密院，以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委之。数月之间，朝廷差治。

滑州河决，浸汴、曹、单、濮、郛五州之境，环梁山合于汶。诏大发数道丁夫塞之。既塞，帝欲刻碑纪其事。中书舍人杨昭俭谏曰：“陛下刻石纪功，不若降哀痛之诏；染翰颂美，不若颁罪己之文。”帝善其言而止。

初，高祖割北边之地以赂契丹，由是府州刺史折从远亦北属。契丹欲尽徙河西之民以实辽东，州人大恐，从远因保险拒之。及帝与契丹绝，遣使谕从远使攻契丹。从远引兵深入，拔十馀寨。戊午，以从远为府州团练使。从远，云州人也。

甲子，复置翰林学士。戊辰，以右散骑常侍李慎仪为兵部侍郎、翰林学士承旨，都官郎中刘温叟、金部郎中、知制诰武强徐台符、礼部郎中李澣、主客员外郎宗城范质，皆为学士。温叟，岳之子也。

秋，七月，辛未朔，大赦，改元。

己丑，以太子太傅刘昫为司空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八月，辛丑朔，以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，顺国节度使杜威为都招讨使，督十三节度以备契丹。桑维翰两秉朝政，出杨光远、景延广于外，至是一制指挥，节度使十五人无敢违者，时人服其胆略。朔方节度使冯晖上章自陈未老可用，而制书见遗。维翰诏禁直学士使为答诏曰：“非制书勿忘，实以朔方重地，非卿无以弹压。比欲移卿内地，受代亦须奇才。”晖得诏，甚喜。时军国多事，百司及使者咨请辐凑，维翰随事裁决，初若不经思虑，人疑其疏略；退而熟议之，亦终不能易也。然为相颇任爱憎，一饭之恩、睚眦之怨必报，人亦以此少之。契丹之入寇也，帝再命刘知远会兵山东，皆后期不至。帝疑之，谓所亲曰：“太原殊不助朕，必有异图。果有分，何不速为之！”至是虽为都统，而实无临制之权，密谋大计，皆不得预。知远亦自知见疏，但慎事自守而已。郭威见知远有忧色，谓知远曰：“河东山河险固，风俗尚武，士多战马，静则勤稼穡，动则习

军旅，此霸王之资也，何忧乎！”

朱文进自称威武留后，权知闽国事，遣使奉表称藩于晋。癸丑，以文进为威武节度使，知闽国事。

癸亥，置镇宁军于澶州，以濮州隶焉。

初，吴濠州刺史刘金卒，子仁规代之；仁规卒，子崇俊代之。唐烈祖置定远军于濠州，以崇俊为节度使。会清淮节度使姚景卒，崇俊厚赂权要，求兼领寿州。唐主阳为不知其意，徙崇俊为清淮节度使，以楚州刺史刘彦贞为濠州观察使，驰往代之；崇俊悔之。彦贞，信之子也。

九月，庚午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丙子，契丹寇遂城、乐寿，深州刺史康彦进击却之。

冬，十月，丙午，汉主毒杀镇王弘泽于邕州。

殷主延政遣其将陈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，卢进以兵二千屯长溪。泉州散员指挥使桃林留从效谓同列王忠顺、董思安、张汉思曰：“朱文进屠灭王氏，遣腹心分据诸州。吾属世受王氏恩，而交臂事贼，一旦富沙王克福州，吾属死有馀愧！”众以为然。十一月，从效等各引军中所善壮士，夜饮于从效之家，从效给之曰：“富沙王已平福州，密旨令吾属讨黄绍颇。吾观诸君状貌，皆非久处贫贱者。从吾言，富贵可图；不然，祸且至矣。”众皆踊跃，操白梃，逾垣而入，执绍颇，斩之。从效持州印诣王继勋第，请主军府。从效自称平贼统军

使，函绍颇首，遣副兵马使临淮陈洪进赍诣建州。洪进至尤溪，福州戍兵数千遮道。洪进给之曰：“义师已诛朱福州，吾倍道嗣君于建州，尔辈尚守此何为乎？”以绍颇首示之，众遂溃，大将数人从洪进诣建州。延政以继勋为侍中、泉州刺史，从效、忠顺、思安、洪进皆为都指挥使。漳州将程谟闻之，立杀刺史程文纬，立王继成权州事。继勋、继成，皆延政之从子也，朱文进之灭王氏，二人以疏远获全。汀州刺史许文稹奉表请降于殷。

十二月，癸丑，加朱文进同平章事，封闽国王。

李守贞围青州经时，城中食尽，饿死者太半。契丹援兵不至，杨光远遥稽首于契丹曰：“皇帝，皇帝，误光远矣！”其子承勋、承祚、承信劝光远降，冀全其族。光远不许，曰：“吾昔在代北，尝以纸钱祭天池而沈，人皆言当为天子，姑待之。”丁巳，承勋斩劝光远反者节度判官丘涛等，送其首于守贞，纵火大噪，劫其父出居私第，上表待罪，开城纳官军。

朱文进闻黄绍颇死，大惧，以重赏募兵二万，遣统军使林守谅、内客省使李廷锴将之攻泉州，钲鼓相闻五百里。殷主延政遣大将军杜进将兵二万救泉州，留从效开门与福州兵战，大破之，斩守谅，执廷锴。延政遣统军使吴成义帅战舰千艘攻福州，朱文进遣子弟为质于吴越以求救。初，唐翰林待诏臧循，与枢密副使查文徽同乡里，循常为贾人，习福建山川，为文徽画取建州之策。

文徽表请用兵击王延政，国人多以为不可。唐主以文徽为江西安抚使，循行境上，覘其可否；文徽至信州，奏言攻之必克。唐主以洪州营屯都虞候边镐为行营招讨诸军都虞候，将兵从文徽伐殷。文徽自建阳进屯盖竹，闻漳、泉、汀三州皆降于殷，殷将张汉真自镛州将兵八千将至，文徽惧，退保建阳。臧循屯邵武，邵武民导殷兵袭破循军，执循送建州斩之。

朝廷以杨光远罪大，而诸子归命，难于显诛，命李守贞以便宜从事。闰月，癸酉，守贞入青州，遣人拉杀光远于别第，以病死闻。丙戌，起复杨承勋，除汝州防御使。

殷吴成义闻有唐兵，诈使人告福州吏民曰：“唐助我讨贼臣，大兵今至矣。”福人益惧。乙未，朱文进遣同平章事李光准等奉国宝于殷。丁酉，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谓其徒曰：“吾曹世事王氏，今受制贼臣，富沙王至，何面见之！”帅其徒三十人被甲趣连重遇第，重遇方严兵自卫，三十人者望之，稍稍遁去。仁翰执槊直前刺重遇，杀之，斩其首以示众曰：“富沙王且至，汝辈族矣！今重遇已死，何不亟取文进以赎罪！”众踊跃从之，遂斩文进，迎吴成义入城，函二首送建州。

契丹复大举入寇，卢龙节度使赵延寿引兵先进。契丹前锋至邢州，顺国节度使杜威遣使间道告急。帝欲自将拒之，会有疾，命天平节度使张从思、鄴都留守马全

节、护国节度使安审琦会诸道兵屯邢州，武宁节度使赵在礼屯鄴都。契丹主以大兵继至，建牙于元氏。朝廷惮契丹之盛，诏从恩等引兵稍却，于是诸军恟惧，无复部伍，委弃器甲，所过焚掠，比至相州，不复能整。

开运二年（乙巳，公元九四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诏赵在礼还屯澶州，马全节还鄴都；又遣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屯黎阳，西京留守景延广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。庚子，张从恩奏契丹逼邢州，诏滑州，鄴都复进军拒之。义成节度使皇甫遇将兵趣邢州。契丹寇邢、洛、磁三州，杀掠殆尽，入鄴都境。

壬子，张从恩、马全节、安审琦悉以行营兵数万，陈于相州安阳水之南。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将数千骑前觐契丹，至鄴县，将渡漳水，遇契丹数万，遇等且战且却。至榆林店，契丹大至，二将谋曰：“吾属今走，死无遗矣！”乃止，布陈，自午至未，力战百馀合，相杀伤甚众。遇马毙，因步战；其仆杜知敏以所乘马授之，遇乘马复战。久之，稍解；顾知敏已为契丹所擒，遇曰：“知敏义士，不可弃也。”与彦超跃马入契丹陈，取知敏而还。俄而契丹继出新兵来战。二将曰：“吾属势不可走，以死报国耳。”日且暮，安阳诸将怪觐兵不还，安审琦曰：“皇甫太师寂无声问，必为虏所困。”语未卒，有一骑白遇等为虏数万所围；审琦即引骑兵出，将救之，张从恩曰：“此言未足信。必若虏众猥至，尽

吾军，恐未足以当之，公往何益！”审琦曰：“成败，天也。万一不济，当共受之。借使虏不南来，坐失皇甫太师，吾属何颜以见天下！”遂逾水而进。契丹望见尘起，即解去。遇等乃得还，与诸将俱归相州，军中皆服二将之勇。彦超本吐谷浑也，与刘知远同母。

契丹亦引军退，其众自相惊曰：“晋军悉至矣！”时契丹主在邯郸，闻之，即时北遁，不再宿，至鼓城。

是夕，张从恩等议曰：“契丹倾国而来，吾兵不多，城中粮不支一旬，万一有奸人往告吾虚实，虏悉众围我，死无日矣。不若引军就黎阳仓，南倚大河以拒之，可以万全。”议未决，从恩引兵先发，诸军继之；扰乱失亡，复如发邢州之时。从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阳桥，夜四鼓，知相州事符彦伦谓将佐曰：“此夕纷纭，人无固志，五百弊卒，安能守桥！”即召入，乘城为备。至曙，望之，契丹数万骑已陈于安阳水北，彦伦命城上扬旗鼓噪约束，契丹不测。日加辰，赵延寿与契丹惕隐帅众逾水，环相州而南，诏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将兵趣相州。延寿等至汤阴，闻之，甲寅，引还；马全节等拥大军在黎阳，不敢追。延寿悉陈甲骑于相州城下，若将攻城状，符彦伦曰：“此虏将走耳。”出甲卒五百，陈于城北以待之；契丹果引去。

以天平节度使张从恩权东京留守。

庚申，振武节度使折从远击契丹，围胜州，遂攻朔

州。

帝疾小愈，河北相继告急。帝曰：“此非安寝之时。乃部分诸将为行计。

更命武定军曰天威军。

北面副招讨使马全节等奏：“据降者言，虏众不多，宜乘其散归种落，大举径袭幽州。”帝以为然，征兵诸道。壬戌，下诏亲征；乙丑，帝发大梁。

闽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，请归福州，改国号曰闽。延政以方有唐兵，未暇徙都，以从子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继昌都督南都内外诸军事，镇福州；以飞捷指挥使黄仁讽为镇遏使，将后卫之。林仁翰至福州，闽主赏之甚薄。仁翰未尝自言其功。发南都侍卫及两军甲士万五千人，诣建州以拒唐。

二月，壬辰朔，帝至滑州，壬申，命安审琦屯鄴都。甲戌，帝发滑州；乙亥，至澶州。己卯，马全节等诸军以次北上。刘知远闻之曰：“中国疲弊，自守恐不足，乃横挑强胡，胜之犹有后患，况不胜乎！”

契丹自恒州还，以羸兵驱牛羊过祁州城下，刺史下邳沈斌出兵击之；契丹以精骑夺其城门，州兵不得还。赵延寿知城中无馀兵，引契丹急攻之；斌在城上，延寿语之曰：“沈使君，吾之故人，‘择祸莫若轻’，何不早降！”斌曰：“侍中父子失计陷身虏庭，忍帅犬羊以残父母之邦；不自愧耻，更有骄色，何哉！沈斌弓折矢尽，

宁为国家死耳，终不效公所为！”明日，城陷，斌自杀。

丙戌，诏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威以本道兵会马全节等进军。

端明殿学士、户部侍郎冯玉，宣徽北院使、权侍卫马步都虞候太原李彦韬，皆挟恩用事，恶中书令桑维翰，数毁之。帝欲罢维翰政事，李崧、刘昫固谏而止。维翰知之，请以玉为枢密副使，玉殊不平。丙申，中旨以玉为户部尚书、枢密使，以分维翰之权。彦韬少事阎宝，为仆夫，后隶高祖帐下。高祖自太原南下，留彦韬侍帝，为腹心，由是有宠。性纤巧，与嬖幸相结，以蔽帝耳目，帝委信之，至于升黜将相，亦得预议。常谓人曰：“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，且欲澄汰，徐当尽去之。”

唐查文徽表求益兵，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为建州行营招讨马步都指挥使，将军祖全恩为应援使，姚凤为都监，将兵数千会攻建州，自崇安进屯赤岭。闽主延政遣仆射杨思恭、统军使陈望将兵万人拒之，列栅水南，旬馀不战，唐人不敢逼。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战。望曰：“江、淮兵精，其将习武事。国之安危，系此一举，不可不万全而后动。”思恭怒曰：“唐兵深侵，陛下寝不交睫，委之将军。今唐兵不出数千，将军拥众万馀，不乘其未定而击之，有如唐兵惧而自退，将军何面目见陛下乎！”望不得已，引兵涉水与唐战。全恩等以大兵当其前，使奇兵出其后，大破之。望死，思恭仅以身免。

延政大惧，婴城自守，召董思安、王忠顺，使将泉州兵五千诣建州，分守要害。

初，高祖置德清军于故澶州城，乃契丹入寇，澶州、鄴都之间，城戍俱陷。议者以澶州、鄴都相去五十里，宜于中涂筑城以应接南北，从之。三月，戊戌，更筑德清军城，合德清、南乐之民以实之。

初，光州人李仁达，仕闽为元从指挥使，十五年不迁职。闽主曦之世，叛奔建州，闽主延政以为将。及朱文进弑曦，复叛奔福州，陈取建州之策。文进恶其反覆，黜居福清。 蔄浦城人陈继珣，亦叛闽主延政奔福州，为曦画策取建州，曦以为著作郎。及延政得福州，二人皆不自安。王继昌暗弱嗜酒，不恤将士，将士多怨。仁达潜入福州，与继珣说黄仁讽曰：“今唐兵乘胜，建州孤危。富沙王不能保建州，安能保福州！昔王潮兄弟，光山布衣耳，取福建如反掌。况吾辈乘此机会，自图富贵，何患不如彼乎！”仁讽然之。是夕，仁达等引甲士突入府舍，杀继昌及吴成义。仁达欲自立，恐众心未服，以雪峰寺僧卓岩明素为众所重，乃言：“此僧目重瞳子，手垂过膝，真天子也。”相与迎之。己亥，立以为帝，解去衲衣，被以衮冕，帅将吏北面拜之。然犹称天福十年，遣使奉表称藩于晋。延政闻之，族黄仁讽家，命统军使张汉真将水军五千，会漳、泉兵讨岩明。

乙巳，杜威等诸军会于定州，以供奉官萧处钧权知

祁州事。庚戌，诸军攻契丹，泰州刺史晋廷谦举州降。甲寅，取满城，获契丹酋长没刺及其兵二千人。乙卯，取遂城。赵延寿部曲有降者言：“契丹主还至虎北口，闻晋取泰州，复拥众南向，约八万馀骑，计来夕当至，宜速为备。”杜威等惧，丙辰，退保泰州。戊午，契丹至泰州。己未，晋军南行，契丹踵之。晋军至阳城，庚申，契丹大至。晋军与战，逐北十馀里，契丹逾白沟而去。

壬戌，晋军结陈而南，胡骑四合如山，诸军力战拒之。是日，才行十馀里，人马饥乏。

癸亥，晋军至白团卫村，埋鹿角为行寨。契丹围之数重，奇兵出寨后断粮道。是夕，东北风大起，破屋折树；营中掘井，方及水辄崩，士卒取其泥，帛绞而饮之，人马俱渴。至曙，风尤甚。契丹主坐奚车中，令其众曰：“晋军止此耳，当尽擒之，然后南取大梁！”命铁鹞四面下马，拔鹿角而入，奋短兵以击晋军，又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势。军士皆愤怒，大呼曰：“都招讨使何不用兵，令士卒待死！”诸将请出战，杜威曰：“俟风稍缓，徐观可否。”马步都监李守贞曰：“彼众我寡，风沙之内，莫测多少，惟力斗者胜，此风乃助我也；若俟风止，吾属无类矣。”即呼曰：“诸军齐击贼！”又谓威曰：“令公善守御，守贞以中军决死矣！”马军左厢都排陈使张彦泽召诸将问计，皆曰：“虏得风势，宜

俟风回与战。”彦泽亦以为然。诸将退，马军右厢副排陈使太原药元福独留，谓彦泽曰：“今军中饥渴已甚，若俟风回，吾属已为虏矣。敌谓我不能顺风以战，宜出其不意急击之，此兵之诡道也。”马步左右厢都排陈使符彦卿曰：“与其束手就擒，曷若以身殉国！”乃与彦泽、元福及左厢都排陈使皇甫遇引精骑出西门击之，诸将继至。契丹却数百步。彦卿等谓守贞曰：“且曳队往来乎？直前奋击，以胜为度乎？”守贞曰：“事势如此，安可回鞞！宜长驱取胜耳！”彦卿等跃马而去，风势益甚，昏晦如夜，彦卿等拥万馀骑横击契丹，呼声动天地，契丹大败而走，势如崩山。李守贞亦令步兵尽拔鹿角出斗，步骑俱进，逐北二十馀里。铁鹞既下马，苍皇不能复上，皆委弃马及铠仗蔽地。契丹散卒至阳城东南水上，稍复布列。杜威曰：“贼已破胆，不宜更令成列！”遣精骑击之，皆渡水去。契丹主乘奚车走十馀里，追兵急，获一橐驼，乘之而走。诸将请急追之。杜威扬言曰：“逢贼幸不死，更索衣囊邪？”李守贞曰：“两日人马渴甚，今得水饮之，皆足重，难以追寇，不若全军而还。”乃退保定州。契丹主至幽州，散兵稍集；以军失利，杖其酋长各数百，唯赵延寿得免。

乙丑，诸军自定州引归。诏以泰州隶定州。

夏，四月，辛巳，帝发澶州，甲申，还大梁。

己丑，复以鄴都为天雄军。

闽张汉真至福州，攻其东关。黄仁讽闻其家夷灭，开门力战，大破闽兵，执汉真，入城，斩之。卓岩明无它方略，但于殿上噉水散豆，作诸法事而已。又遣使迎其父于莆田，尊为太上皇。李仁达既立岩明，自判六军诸卫事，使黄仁讽屯西门，陈继珣屯北门。仁讽从容谓继珣曰：“人之所以为人，以有忠、信、仁、义也。吾顷尝有功于富沙，中间叛之，非忠也；人以从子托我而与人杀之，非信也；属者与建兵战，所杀皆乡曲故人，非仁也；弃妻子，使人鱼肉之，非义也。此身十沉九浮，死有馀愧！”因拊膺恸哭。继珣曰：“大丈夫徇功名，何顾妻子！宜置此事，勿以取祸。”仁达闻之，使人告仁讽、继珣谋反，皆杀之。由是兵权尽归仁达。

五月，丙申朔，大赦。

顺国节度使杜威，久镇恒州，性贪残，自恃贵戚，多不法。每以备边为名，敛吏民钱帛以充私藏。富室有珍货或名姝、骏马，皆虏取之；或诬以罪杀之，籍没其家。又畏懦过甚，每契丹数十骑入境，威已闭门登陴；或数骑驱所掠华人千百过城下，威但目真目延颈望之，无意邀取。由是虏无所忌惮，属城多为所屠，威竟不出一卒救之，千里之间，暴骨如莽，村落殆尽。威见所部残弊，为众所怨，又畏契丹之强，累表请入朝，帝不许；威不俟报，遽委镇入朝，朝廷闻之，惊骇。桑维翰言于帝曰：“威固违朝命，擅离边镇。居常凭恃勋亲，邀求

姑息，及疆场多事，曾无守御之意；宜因此时废之，庶无后患。”帝不悦。维翰曰：“陛下不忍废之，宜授以近京小镇，勿复委以雄藩。”帝曰：“威，朕之密亲，必无异志；但宋国长公主切欲相见耳，公勿以为疑！”维翰自是不敢复言国事，以足疾辞位。丙辰，威至大梁。

丁巳，李仁达大阅战士，请卓岩明临视。仁达阴教军士突前登阶，刺杀岩明。仁达阳惊，狼狈而走。军士共执仁达，使居岩明之坐。仁达乃自称威武留后，用保大年号，奉表称藩于唐，亦遣使入贡于晋；并杀岩明之父。唐以仁达为威武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赐名弘义，编之属籍。弘义又遣使修好于吴越。

己未，杜威献部曲步骑合四千人并铠仗，庚申，又献粟十万斛、刍二十万束，云皆在本道。帝以其所献骑兵隶扈圣，步兵隶护国，威复请以为牙队，而稟赐皆仰县官。威又令公主白帝，求天雄节钺，帝许之。

唐兵围建州，屡破泉州兵。许文稹败唐兵于汀州，执其将时厚卿。

六月，癸酉，以杜威为天雄节度使。

契丹连岁入寇，中国疲于奔命，边民涂地；契丹人畜亦多死，国人厌苦之。述律太后谓契丹主曰：“使汉人为胡主，可乎？”曰：“不可。”太后曰：“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主？”曰：“石氏负恩，不可容。”太后曰：“汝今虽得汉地，不能居也；万一蹉跌，悔何所及！”

又谓其群下曰：“汉儿何得一向眠！自古但闻汉和蕃，未闻蕃和汉。汉儿果能回意，我亦何惜与和！”桑维翰屡劝帝复请和于契丹以纾国患，帝假开封军将张晖供奉官，使奉表称臣诣契丹，卑辞谢过。契丹主曰：“使景延广、桑维翰自来，仍割镇、定两道隶我，则可和。”朝廷以契丹语忿，谓其无和意，乃止。及契丹主入大梁，谓李崧等曰：“曷使晋使再来，则南北不战矣。”

秋，七月，闽人或告福州援兵谋叛，闽主延政收其铠仗，遣还，伏兵于隘，尽杀之，死者八千余人，脯其肉以归为食。

唐边镐拔谭州，查文徽之党魏岑、冯延己、延鲁以师出有功，皆踊跃赞成之。征求供亿，府库为之耗竭，洪、饶、抚、信之民尤苦之。

延政遣使奉表称臣于吴越，请为附庸以求救。

楚王希范疑静江节度使兼侍中、知朗州希杲得人心，遣人伺之。希杲惧，称疾求归，不许；遣医往视疾，因毒杀之。

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五

【后晋纪六】起旃蒙大荒落八月，尽柔兆敦牂，凡一年有奇。

齐王下

开运二年（乙巳，公元九四五年）

八月，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丙寅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和凝罢守本官。加枢密使、户部尚书冯玉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委之。帝自阳城之捷，谓天下无虞，骄侈益甚。四方贡献珍奇，皆归内府。多造器玩，广宫室，崇饰后庭，近朝莫之及。作织锦楼以织地衣，用织工数百，期年乃成。又赏赐优伶无度。桑维翰谏曰：“曩者陛下亲御胡寇，战士重伤者，赏不过帛数端。今优人一谈一笑称旨，往往赐束帛、万钱、锦袍、银带，彼战士见之，能不缺望，曰：‘我曹冒白刃，绝筋折骨，曾不如一谈一笑之功乎！’如此，则士卒解体，陛下谁与卫社稷乎！”

帝不听。冯玉每善承迎帝意，由是益有宠。尝有疾在家，帝谓诸宰相曰：“自刺史以上，俟冯玉出，乃得除。”其倚任如此。玉乘势弄权，四方赂遗，辐辏其门。由是朝政益坏。

唐兵围建州既久，建人离心。或谓董思安：“盍早择去就？”思安曰：“吾世事王氏，危而叛之，天下其谁容我！”众感其言，无叛者。

丁亥，唐先锋桥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，遂克建州，闽主延政降。王忠顺战死，董思安整众奔泉州。初，唐兵之来，建人苦王氏之乱与杨思恭之重敛，争伐木开道以迎之。及破建州，纵兵大掠，焚宫室庐舍俱尽。是夕，寒雨，冻死者相枕，建人失望。唐主以其有功，皆不问。

汉主杀韶王弘雅。

九月，许文稹以汀州，王继勋以泉州，王继成以漳州，皆降于唐。唐置永安军于建州。

丙申，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广充北面行营副招讨使。

殿中监王钦祚权知恒州事。会乏军储，诏钦祚括余民粟。杜威有粟十馀万斛在恒州，钦祚举籍以闻。威大怒，表称：“臣有何罪，钦祚籍没臣粟！”朝廷为之召钦祚还，仍厚赐威以慰安之。

戊申，置威信军于曹州。

遣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戍澶州。

乙卯，遣彰德节度使张彦泽戍恒州。

汉主杀刘思潮、林少强、林少良、何昌延。以左仆射王翻尝与高祖谋立弘昌，出为英州刺史，未至，赐死。内外皆惧不自保。

冬，十月，癸巳，置镇安军于陈州。

唐元敬宋太后殂。

王延政至金陵，唐主以为羽林大将军。斩杨思恭以谢建人。以百胜节度使王崇文为永安节度使。崇文治以宽简，建人遂安。

初，高丽王建用兵吞灭邻国，颇强大，因胡僧祿嘯言于高祖曰：“勃海，我婚姻也，其王为契丹所虏，请与朝廷共击取之。”高祖不报。及帝与契丹为仇，祿嘯复言之。帝欲使高丽扰契丹东边以分其兵势。会建卒，子武自称权知国事，上表告丧。十一月，戊戌，以武为大义军使、高丽王，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国，谕指使击契丹。仁遇至其国，见其兵极弱，臯者祿嘯之言，特建为夸诞耳，实不敢与契丹为敌。仁遇还，武更以它故为解。

乙卯，吴越王弘佐诛内都监使杜昭达，己未，诛内牙上统军使明州刺史阚璠。昭达，建徽之孙也，与璠皆好货。钱塘富人程昭悦以货结二人，得侍弘佐左右。昭悦为人狡佞，王悦之，宠待逾于旧将，璠不能平。昭悦知之，诣璠顿首谢罪，璠责让久之，乃曰：“吾始者决

欲杀汝，今既悔过，吾亦释然。”昭悦惧，谋去璠。璠专而愎，国人恶之者众，王亦恶之。昭悦欲出璠于外，恐璠觉之，私谓右统军使胡进思曰：“今欲除公及璠各为本州，使璠不疑，可乎？”进思许之，乃以璠为明州刺史，进思为湖州刺史。璠怒曰：“出我于外，是弃我也。”进思曰：“老兵得大州，幸矣，不行何为！”璠乃受命。既而复以他故留进思。

内外马步都统军使钱仁俊母，杜昭达之姑也。昭悦因谮璠、昭达谋奉仁俊作乱，下狱锻炼成之。璠、昭达既诛，夺仁俊官，幽于东府。于是昭悦治阍、杜之党，凡权位与己侔，意所忌者，诛放百余人，国人畏之侧目。胡进思重厚寡言，昭悦以为戆，故独存之。昭悦收仁俊故吏慎温其，使证仁俊之罪，拷掠备至。温其坚守不屈。弘佐嘉之，擢为国官。温其，衢州人也。

十二月，乙丑，加吴越王弘佐东南面兵马都元帅。

辛未，以前中书舍人广晋殷鹏为给事中、枢密直学士。鹏，冯玉之党也；朝廷每有迁除，玉皆与鹏议之。由是请谒赂遗，充满其门。

初，帝疾未平，会正旦，枢密使、中书令桑维翰遣女仆入宫起居太后，因问：“皇弟睿近读书否？”帝闻之，以告冯玉，玉因谮维翰有废立之志。帝疑之。李守贞素恶维翰，冯玉、李彦韬与守贞合谋排之，以中书令行开封尹赵莹柔而易制，共荐以代维翰。丁亥，罢维翰

政事，为开封尹。以莹为中书令，李崧为枢密使、守侍中。维翰遂称足疾，希复朝谒，杜绝宾客。或谓冯玉曰：“桑公元老，今既解其枢务，纵不留之相位，犹当优以大籓，奈何使之尹京，亲猥细之务乎？”玉曰：“恐其反耳。”曰：“儒生安能反？”玉曰：“纵不自反，恐其教人耳。”

楚湘阴处士戴偃，为诗多讥刺，楚王希范囚之。天策副都军使丁思瑾上书切谏，希范削其官爵。

唐齐王景达府属谢仲宣言于景达曰：“宋齐丘，先帝布衣之交，今弃之草莱，不厌众心。”景达为之言于唐主曰：“齐丘宿望，勿用可也，何必弃之以为名！”唐主乃使景达自至青阳召之。

开运三年（丙午，公元九四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以齐丘为太傅兼中书令，但奉朝请，不预政事。以昭武节度使李建勋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，与中书侍郎冯延巳皆同平章事。建勋练习吏事，而懦弱少断。延巳工文辞，而狡佞，喜大言，多树朋党。水部郎中高越，上书指延巳兄弟过恶，唐主怒，贬越蕲州司士。初，唐主置宣政院于禁中，以翰林学士、给事中常梦锡领之，专典机密，与中书侍郎严续皆忠直无私。唐主谓梦锡曰：“大臣惟严续中立，然无才，恐不胜其党，卿宜左右之。”未几，梦锡罢宣政院，续亦出为池州观察使。梦锡于是移疾纵酒，不复预朝廷事。续，可求之子

也。

二月，壬戌朔，日有食之。

晋昌节度使兼侍中赵在礼，更历十镇，所至贪暴，家赀为诸帅之最。帝利其富，三月，庚申，为皇子镇宁节度使延煦娶其女。在礼自费缗钱十万，县官之费，数倍过之。延煦及弟延宝，皆高祖诸孙，帝养以为子。

唐泉州刺史王继勋致书修好于威武节度使李弘义。弘义以泉州故隶威武军，怒其抗礼。夏，四月，遣弟弘通将兵万人伐之。

初，朔方节度使冯晖在灵州，留党项酋长拓跋彦超于州下，故诸部不敢为寇，及将罢镇而纵之。前彰武节度使王令温代晖镇朔方，不存抚羌、胡，以中国法绳之。羌、胡怨怒，皆叛，竞为寇钞。拓跋彦超、石存、也厮褒三族，共攻灵州，杀令温弟令周。戊午，令温上表告急。

泉州都都挥使留从效谓刺史王继勋曰：“李弘通兵势甚盛，士卒以使君赏罚不当，莫肯力战，使君宜避位自省。”乃废继勋归私第，代领军府事，勒兵击李弘通，大破之。表闻于唐，唐主以从效为泉州刺史，召继勋还金陵，遣将兵戍泉州。徙漳州刺史王继成为和州刺史，汀州刺史许文稹为蕲州刺史。

定州西北二百里狼山，土人筑堡于山上以避胡寇。堡中有佛舍，尼孙深意居之，以妖术惑众，言事颇验，

远近信奉之。中山人孙方简及弟行友，自言深意之侄，不饮酒食肉，事深意甚谨。深意卒，方简嗣行其术，称深意坐化，严饰，事之如生，其徒日兹。会晋与契丹绝好，北边赋役烦重，寇盗充斥，民不安其业。方简、行友因帅乡里豪健者，据寺为寨以自保。契丹入寇，方简帅众邀击，颇获其甲兵、牛马、军资，人挈家往依之者益众。久之，至千馀家，遂为群盗。惧为吏所讨，乃归款朝廷。朝廷亦资其御寇，署东北招收指挥使。

方简时入契丹境钞掠，多所杀获。既而邀求不已，朝廷小不副其意，则举寨降于契丹，请为乡道以入寇。时河北大饥，民饿死者所在以万数，兖、郓、沧、贝之间，盗贼峰起，吏不能禁。天雄节度使杜威遣元随军将刘延翰市马于边，方简执之，献于契丹。延翰逃归，六月，壬戌，至大梁，言“方简欲乘中国凶饥，引契丹入寇，宜为之备。”

初，朔方节度使冯晖在灵武，得羌、胡心，市马期年，至五千匹，朝廷忌之，徙镇邠州及陕州，入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、领河阳节度使。晖知朝廷之意，悔离灵武，乃厚事冯玉、李彦韬，求复镇灵州。朝廷亦以羌、胡方扰，丙寅，复以晖为朔方节度使，将关西兵击羌、胡；以威州刺史药元福为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。

乙丑，定州言契丹勒兵压境。诏以天平节度使、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，义成节度使

皇甫遇副之；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充马军都指挥使兼都虞候，义武节度使蓟人李殷充步军都指挥使兼都排阵使；遣护圣指挥使临清王彦超、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营诣邢州。时马军都指挥使、镇安节度使李彦韬方用事，视守贞蔑如也。守贞在外所为，事无大小，彦韬必知之，守贞外虽敬奉而内恨之。

初，唐人既克建州，欲乘胜取福州，唐主不许。枢密使陈觉请自往说李弘义，必令入朝。宋齐丘荐觉才辩，可不烦寸刃，坐致弘义。唐主乃拜弘义母、妻皆为国夫人，四弟皆迁官，以觉为福州宣谕使，厚赐弘义金帛。弘义知其谋，见觉，辞色甚倨，待之疏薄。觉不敢言入朝事而还。

秋，七月，河决杨刘，西入莘县，广四十里，自朝城北流。

有自幽州来者，言赵延寿有意归国。枢密使李崧、冯玉信之，命天雄节度使杜威致书于延寿，具述朝旨，啖以厚利，洛州军将赵行实尝事延寿，遣赍书潜往遗之。延寿复书言：“久处异域，思归中国。乞发大军应接，拔身南去。”辞旨恳密。朝廷欣然，复遣行实诣延寿，与为期约。

八月，李守贞言：“与契丹千馀骑遇于长城北，转斗四十里，斩其酋帅解里，拥馀众入水溺死者甚众。”丁卯，诏李守贞还屯澶州。

帝既与契丹绝好，数召吐谷浑酋长白承福入朝，宴赐甚厚。承福从帝与契丹战澶州，又与张从恩戍滑州。属岁大热，遣其部落还太原，畜牧于岚、石之境。部落多犯法，刘知远无所纵舍。部落知朝廷微弱，且畏知远之严，谋相与遁归故地。有白可久者，位亚承福，帅所部先亡归契丹，契丹用为云州观察使，以诱承福。

知远与郭威谋曰：“今天下多事，置此属于太原，乃腹心之疾也，不如去之。”承福家甚富，饲马用银槽。威劝知远诛之，收其货以贍军。知远密表：“吐谷浑反覆难保，请迁于内地。”帝遣使发其部落千九百人，分置河阳及诸州。知远遣威诱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，因诬承福等五族谋叛，以兵围而杀之，合四百口，籍没其家货。诏褒赏之，吐谷浑由是遂微。

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坐违法科敛，擅取官麦五百斛造麴，赋与部民。李彦韬素与彦超有隙，发其事，罪应死。彦韬趣冯玉使杀之，刘知远上表论救。李崧曰：“如彦超之罪，今天下藩侯皆有之。若尽其法，恐人人不自安。”甲戌，敕免彦超死，削官爵，流房州。

唐陈诲自福州还，至剑州，耻无功，矫诏使侍卫官顾忠召弘义入朝，自称权福州军府事，擅发汀、建、抚、信州兵及戍卒，命建州监军使冯延鲁将之，趣福州迎弘义。延鲁先遗弘义书，谕以祸福。弘义复书请战，遣楼船指挥使杨崇保将州师拒之。觉以剑州刺史陈诲为缘江

战棹指挥使，表：“福州孤危，旦夕可克。”唐主以党专命，甚怒，群臣多言：“兵已傅城下，不可中止，当发兵助之。”丁丑，党、延鲁败杨崇保于候官，戊寅，乘胜进攻福州西关。弘义出击，大破之，执唐左神威指挥使杨匡鄴。唐主以永安节度使王崇文为东南面都招讨使，以漳泉安抚使、谏议大夫魏岑为东面监军使，延鲁为南面监军使，会兵攻福州，克其外郭。弘义固守第二城。

冯晖引兵过旱海，至辉德，糗粮已尽。拓跋彦超众数万，为三陈，扼要路，据水泉以待之。军中大惧。晖以赂求和于彦超，彦超许之。自旦至日中，使者往返数四，兵未解。药元福曰：“虏知我饥渴，阳许和以困我耳；若至暮，则吾辈成擒矣。今虏虽众，精兵不多，依西山而陈者是也。其馀步卒，不足为患。请公严阵以待我，我以精骑先犯西山兵，小胜则举黄旗，大军合势击之，破之必矣。”乃帅骑先进，用短兵力战。彦超小却，元福举黄旗，晖引兵赴之，彦超大败。明日，晖入灵州。

九月，契丹三万寇河东。壬辰，刘知远败之于杨武谷，斩首七千级。

汉刘思潮等既死，陈道庠内不自安。特进邓伸遗之《汉纪》，道庠问其故，伸曰：“憨獠，此书有诛韩信、醢彭越事，宜审读之！”汉主闻之，族道庠及伸。

李弘义自称威武留后，权知闽国事，更名弘达，奉

表请命于晋。甲午，以弘义为威武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知闽国事。

张彦泽奏败契丹于定州北，又败之于泰州，斩首二千级。

辛丑，福州排陈使马捷引唐兵自马牧山拔寨而入，至善化门桥，都指挥使丁彦贞以兵百人拒之。弘达退保善化门，外城再重皆为唐兵所据。弘达更名达，遣使奉表称臣，乞师于吴越。

楚王希范知帝好奢靡，屡以珍玩为献，求都元帅。甲辰，以希范为诸道兵马都元帅。

丙辰，河决澶州临黄。

契丹使瀛州刺史刘延祚遗乐寿监军王峦书，请举城内附。且云：“城中契丹兵不满千人，乞朝廷发轻兵袭之，已为内应。又，今秋多雨，自瓦桥已北，积水无际，契丹主已归牙帐，虽闻关南有变，地远阻水，不能救也。”峦与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杜威屡奏瀛、莫乘此可取，深州刺史慕容迁献《瀛莫图》。冯玉、李崧信以为然，欲发大兵迎赵延寿及延祚。

先是，侍卫马步都指挥使、天平节度使李守贞数将兵过广晋，杜威厚待之，赠金帛甲兵，动以万计。守贞由是与威亲善。守贞入朝，帝劳之曰：“闻卿为将，常费私财以赏战士。”对曰：“此皆杜威尽忠于国，以金帛资臣，臣安敢掠有其美！”因言：“陛下若他日用兵，

臣愿与威戮力以清沙漠。”帝由是亦贤之。及将北征，帝与冯玉、李崧议，以威为元帅，守贞副之。赵莹私谓冯、李曰：“杜令国戚，贵为将相，而所欲未厌，心常慊慊，岂可复假以兵权！必若有事北方，不若止任守贞为愈也。”不从。冬，十月，辛未，以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，以守贞为兵马都监，泰宁节度使安审琦为左右厢都指挥使，武宁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都指挥使，义成节度使皇甫遇为马军右厢都指挥使，永清节度使梁汉璋为马军都排陈使，前威胜节度使宋彦筠为步军左厢都指挥使，奉国左厢都指挥使王饶为步军右厢都指挥使，洺州团练使薛怀让为先锋都指挥使。仍下敕榜曰：“专发大军，往平黠虏。先取瀛、莫，安定关南；次复幽燕，荡平塞北。”又曰：“有能擒获虏主者，除上镇节度使，赏钱万缗，绢万匹，银万两。”时自六月积雨，至是未止，军行及馈运者甚艰苦。

唐漳州将林赞尧作乱，杀监军使周承义、剑州刺史陈海。泉州刺史留从效举兵逐赞尧，以泉州裨将董思安权知漳州。唐主以思安为漳州刺史，思安辞以父名章。唐主改漳州为南州，命思安及留从效将州兵会攻福州。庚辰，围之。福州使者至钱塘，吴越王弘佐召诸将谋之，皆曰：“道险远，难救。”惟内都监使临安水丘昭券以为当救。弘佐曰：“唇亡齿寒，吾为天下元帅，曾不能救邻道，将安用之！诸君但乐饱食安坐邪！”壬午，遣

统军使张筠、赵承泰将兵三万，水陆救福州。

先是募兵，久无应者，弘佐命纠之，曰：“纠而为兵者，粮赐减半。”明日，应募者云集。弘佐命昭券专掌用兵，昭券惮程昭悦，以用兵事让之。弘佐命昭悦掌应援馈运事，而以军谋委元德昭。德昭，危仔倡之子也。弘佐议铸铁钱以益将士禄赐，其弟牙内都虞候弘亿谏曰：“铸铁钱有八害：新钱既行，旧钱皆流入邻国，一也；可用于吾国而不可用于它国，则商贾不行，百货不通，二也；铜禁至严，民犹盗铸，况家有铛釜，野有铍犁，犯法必多，三也；闽人铸铁钱而乱亡，不足为法，四也；国用幸丰而自示空乏，五也；禄赐有常而无故益之，以启无厌之心，六也；法变而敝，不可遽复，七也；‘钱’者国姓，易之不祥，八也。”弘佐乃止。杜威、李守贞会兵于广晋而北行。威屡使公主入奏，请益兵，曰：“今深入虏境，必资众力。”由是禁军皆在其麾下，而宿卫空虚。

十一月，丁酉，以李守贞权知幽州行府事。

己亥，杜威等至瀛州，城门洞启，寂若无人，威等不敢进。闻契丹将高谟翰先已引兵潜出，威遣梁汉璋将二千骑追之，遇契丹于南阳务，败死。威等闻之，引兵而南。时束城等数县请降，威等焚其庐舍，掠其妇女而还。

己酉，吴越兵至福州，自晋浦南潜入州城。唐兵进

据东武门，李达与吴越兵共御之，不利。自是内外断绝，城中益危。

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。时王崇文虽为元帅，而陈觉、冯延鲁、魏岑争用事，留从效、王建封倔强不用命，各争功，进退不相应。由是将士皆解体，故攻城不克。唐主以江州观察使杜昌业为吏部尚书，判省事。先是昌业自兵部尚书判省事，出江州，及还，阅簿籍，抚案叹曰：“未数年，而府库所耗者半，其能久乎！”

契丹主大举入寇，自易、定趣恒州。杜威等至武强，闻之，将自冀、贝而南。彰德节度使张彦泽时在恒州，引兵会之，言契丹可破之状。威等乃复趣恒州，以彦泽为前锋。甲寅，威等至中度桥，契丹已据桥。彦泽帅骑争之，契丹焚桥而退。晋兵与契丹夹滹沱而军。始，契丹见晋军大至，又争桥不胜，恐晋军急渡滹沱，与恒州合势击之，议引兵还。及闻晋军筑垒为持久之计，遂不去。

蜀施州刺史田行皋叛，遣供奉官耿彦珣将兵讨之。

杜威虽以贵戚为上将，性懦怯。偏裨皆节度使，但日相承迎，置酒作乐，罕议军事。磁州刺史兼北面转运使李谷说威及李守贞曰：“今大军去恒州咫尺，烟火相望。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，积薪布土其上，桥可立成。密约城中举火相应，夜募壮士斫虏营而入，表里合势，

虏必遁逃。”诸将皆以为然，独杜威不可，遣谷南至怀、孟督军粮。

契丹以大兵当晋军之前，潜遣其将萧翰、通事刘重进将百骑及羸卒，并西山出晋军之后，断晋粮道及归路。樵采者遇之，尽为所掠；有逸归者，皆称虏众之盛，军中忧惧。翰等至栾城，城中戍兵千余人，不觉其至，狼狈降之。契丹获晋民，皆黥其面曰“奉敕不杀”，纵之南走。运夫在道遇之，皆弃车惊溃。翰，契丹主之舅也。

十二月，丁巳朔，李谷自书密奏，具言大军危急之势，请车驾幸滑州，遣高行舟、符彦卿扈从，及发兵守澶州、河阳以备虏之奔冲；遣军将关勋走马上之。

己未，帝始闻大军屯中度。是夕，关勋至。庚申，杜威奏请益兵，诏悉发守宫禁者得数百人，赴之。又诏发河北及滑、孟、泽、潞刍粮五十万诣军前，督促严急，所在鼎沸。辛酉，威又遣从者张祚等来告急，祚等还，为契丹所获，自是朝廷与军前声问两不相通。时宿卫兵皆在行营，人心惶惶，莫知为计。开封尹桑维翰，以国家危在旦夕，求见帝言事。帝方在苑中调鹰，辞不见。又诣执政言之，执政不以为然。退，谓所亲曰：“晋氏不血食矣！”

帝欲自将北征，李彦韬谏而止。时符彦卿虽任行营职事，帝留之，使戍荊州口。壬戌，诏以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都部署，以彦卿副之，共戍澶州；以西京留

守景延广戍河阳，且张形势。奉国都指挥使王清言于杜威曰：“今大军去恒州五里，守此何为！营孤食尽，势将自溃。请以步卒二千为前锋，夺桥开道，公帅诸军继之。得入恒州，则无忧矣。”威许诺，遣清与宋彦筠俱进。清战甚锐，契丹不能支，势小却。诸将请以大军继之，威不许。彦筠为契丹所败，浮水抵岸得免，因退走。清独帅麾下陈于水北力战，互有杀伤，屡请救于威，威竟不遣一骑助之。清谓其众曰：“上将握兵，坐观吾辈困急而不救，此必有异志。吾辈当以死报国耳！”众感其言，莫有退者。至暮，战不息。契丹以新兵继之，清及士众尽死。由是诸军皆夺气。清，洺州人也。

甲子，契丹遥以兵环晋营，内外断绝，军中食且尽。杜威与李守贞、宋彦筠谋降契丹。威潜遣腹心诣契丹牙帐，邀求重赏。契丹主给之曰：“赵延寿威望素浅，恐不能帝中国。汝果降者，当以汝为之。”威喜，遂定降计。丙寅，伏甲召诸将，出降表示之，使署名。诸将骇愕，莫敢言者，但唯唯听命。威遣阁门使高勋赍诣契丹，契丹主赐诏慰纳之。是日，威悉命军士出陈于外，军士皆踊跃，以为且战，威亲谕之曰：“今食尽涂穷，当与汝曹共求生计。”因命释甲。军士皆恸哭，声振原野。威、守贞仍于众中扬言：“主上失德，信任奸邪，猜忌于己。”闻者无不切齿。契丹主遣赵延寿衣赭袍至晋营慰抚士卒，曰：“彼皆汝物也。”杜威以下，皆迎谒于

马前，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晋军，其实皆戏之耳。以威为太傅，李守贞为司徒。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，谕顺国节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状，周亦出降。戊辰，契丹主入恒州。遣兵袭代州，刺史王晖以城降之。先是契丹屡攻易州，刺史郭璘固守拒之。契丹主每过城下，指而叹曰：“吾能吞并天下，而为此人所扼！”及杜威既降，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，诱谕其众，众皆降，璘不能制，遂为崇美所杀。璘，邢州人也。

义武节度使李殷，安国留后方太，皆降于契丹。契丹主以孙方简为义武节度使，麻答为安国节度使，以客省副使马崇祚权知恒州事。

契丹翰林承旨、吏部尚书张砺言于契丹主曰：“今大辽已得天下，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，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。苟政令乖失，则人心不服，虽得之，犹将失之。”契丹主不从。引兵自邢、相而南，杜威将降兵以从。遣张彦泽将二千骑先取大梁，且抚安吏民，以通事傅住兒为都监。

杜威之降也，皇甫遇初不预谋。契丹主欲遣遇先将兵入大梁，遇辞。退，谓所亲曰：“吾位为将相，败不能死，忍复图其主乎！”至平棘，谓从者曰：“吾不食累日矣，何面目复南行！”遂扼吭而死。

张彦泽倍道疾驱，夜度白马津。壬申，帝始闻杜威等降。是夕，又闻彦泽至滑州，召李崧、冯玉、李彦韬

入禁中计事，欲诏刘知远发兵入援。癸酉，未明，彦泽自封丘门斩关而入，李彦韬帅禁兵五百赴之，不能遏。彦泽顿兵明德门外，城中大扰。帝于宫中起火，自携剑驱后宫十余人将赴火，为亲军将薛超所持。俄而彦泽自宽仁门传契丹主与太后书慰抚之，且召桑维翰、景延广，帝乃命灭火，悉开宫城门。帝坐苑中，与后妃相聚而泣，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，自称“孙男臣重贵，祸至神惑，运尽天亡。今与太后及妻马氏，举族于郊野面缚待罪次。遣男镇宁节度使延煦、威信节度使延宝，奉国宝一、金印三出迎。”太后亦上表称“新妇李氏妾”。傅住兒入宣契丹主命，帝脱黄袍，服素衫，再拜受宣，左右皆掩泣。帝使召张彦泽，欲与计事。彦泽曰：“臣无面目见陛下。”帝复召之，彦泽微笑不应。

或劝桑维翰逃去。维翰曰：“吾大臣，逃将安之！”坐而俟命。彦泽以帝命召维翰。维翰至天街，遇李崧，驻马语未毕，有军吏于马前揖维翰赴侍卫司。维翰知不免，顾谓崧曰：“侍中当国，今日国亡，反令维翰死之，何也？”崧有愧色。彦泽倨坐见维翰，维翰责之曰：“去年拔公于罪人之中，复领大镇，授以兵权，何乃负恩至此！”彦泽无以应，遣兵守之。宣徽使孟承诲，素以佞巧有宠于帝，至是，帝召承诲，欲与之谋，承诲伏匿不至。张彦泽捕而杀之。彦泽纵兵大掠，贫民乘之，亦争入富室，杀之取其货，二日方止，都城为之一空。

彦泽所居宝货山积，自谓有功于契丹，昼夜以酒乐自娱，出入骑从常数百人，其旗帜皆题“赤心为主”，见者笑之。军士擒罪人至前，彦泽不问所犯，但瞋目竖三指，即驱出断其腰领。彦泽素与阁门使高勋不协，乘醉至其家，杀其叔父及弟，尸诸门首。士民不寒而栗。中书舍人李涛谓人曰：“吾与其逃于沟渎而不免，不若往见之。”乃投刺谒彦泽曰：“上疏请杀太尉人李涛，谨来请死。”彦泽欣然接之，谓涛曰：“舍人今日惧乎？”涛曰：“涛今日之惧，亦犹足下昔年之惧也。曩使高祖用涛言，事安至此！”彦泽大笑，命酒饮之。涛引满而去，旁若无人。

甲戌，张彦泽迁帝于开封府，顷刻不得留，宫中恸哭。帝与太后、皇后乘肩舆，宫人、宦者十余人步从，见者流涕。帝悉以内库金珠自随。彦泽使人讽之曰：“契丹主至，此物不可匿也。”帝悉归之，亦分以遗彦泽，彦泽择取其奇货，而封其馀以待契丹。彦泽遣控鹤指挥使李筠以兵守帝，内外不通。帝姑乌氏公主赂守门者，入与帝诀，相持而泣，归第自经死。帝与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，皆先示彦泽，然后敢发。帝使取内库帛数段，主者不与，曰：“此非帝物也。”又求酒于李崧，崧亦辞以它故不进。又欲见李彦韬，彦韬亦辞不往。帝惆怅久之。

冯玉佞张彦泽，求自送传国宝，冀契丹复任用。

楚国夫人丁氏，延煦之母也，有美色。彦泽使人取之，太后迟回未与。彦泽诟詈，立载之去。

是夕，彦泽杀桑维翰。以带加颈，白契丹主，云其自经。契丹主曰：“吾无意杀维翰，何为如是！”命厚抚其家。

高行周、符彦卿皆诣契丹牙帐降。契丹主以阳城之战为彦卿所败，诘之。彦卿曰：“臣当时惟知为晋主竭力，今日死生惟命。”契丹主笑而释之。

己卯，延煦、延宝自牙帐还，契丹主赐帝手诏，且遣解里谓帝曰：“孙勿忧，必使汝有啖饭之所。”帝心稍安，上表谢恩。

契丹以所献传国宝追琢非工，又不与前史相应，疑其非真，以诏书诘帝，使献真者。帝奏：“顷王从珂自焚，旧传国宝不知所在，必与之俱烬。此宝先帝所为，群臣备知。臣今日焉敢匿宝！”乃止。

帝闻契丹主将渡河，欲与太后于前途奉迎。张彦泽先奏之，契丹主不许。有司又欲使帝衔璧牵羊，大臣舆榘，迎于郊外，先具仪注白契丹主，契丹主曰：“吾遣奇兵直取大梁，非受降也。”亦不许。又诏晋文武群官，一切如故；朝廷制度，并用汉礼。有司欲备法驾迎契丹主，契丹主报曰：“吾主擐甲总戎，太常仪卫，未暇施也。”皆却之。先是契丹主至相州，即遣兵趣河阳捕景延广。延广苍猝无所逃伏，往见契丹主于封丘。契丹主

诘之曰：“致两主失欢，皆汝所为也。十万横磨剑安在！”召乔荣，使相辨证，事凡十条。延广初不服，荣以纸所记语示之，乃服。每服一事，辄授一筹。至八筹，延广但以面伏地请死，乃锁之。

丙戌晦，百官宿于封禅寺。